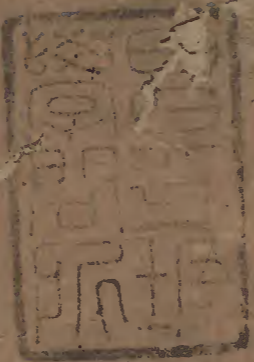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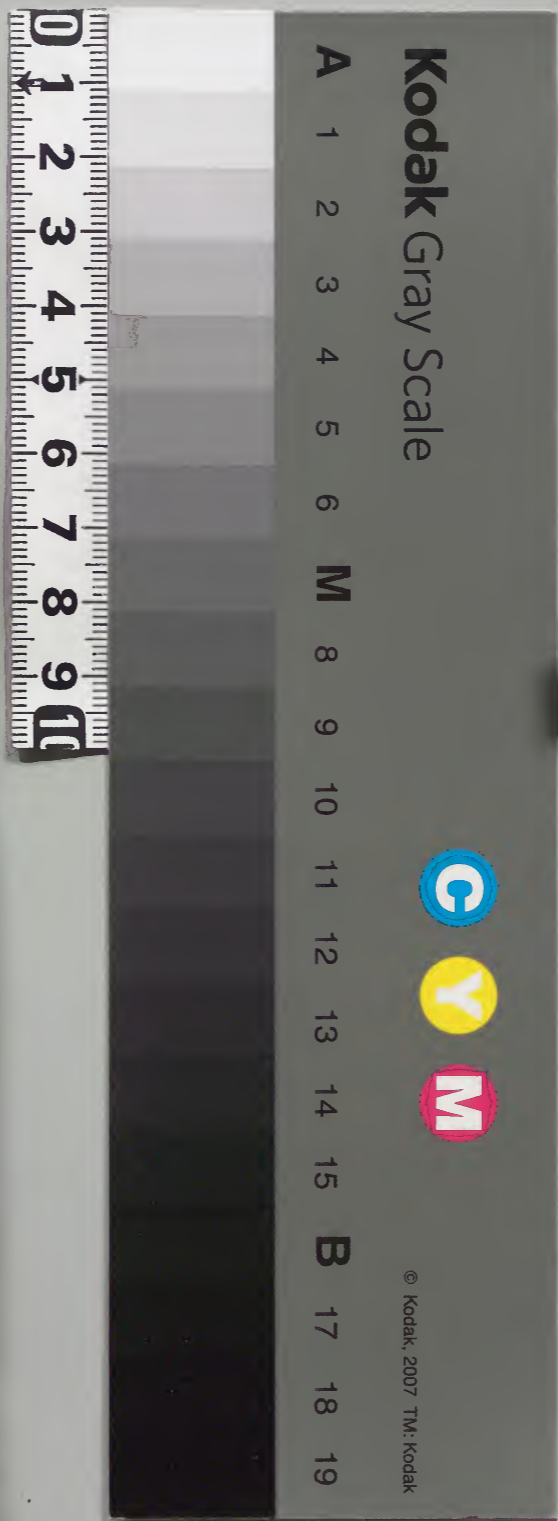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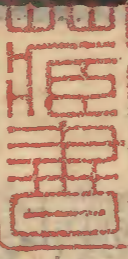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一	〇	一
七	九	四	一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	一
七	〇
號	冊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617
冊數	40 (4)
函號	299 35



新刊性理大全第五卷



溫陵 九我 李大史 校正

正蒙一

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異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推而放諸無形而推而放諸至動而推

性理大全卷五

示兒

推而放諸至靜而惟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問人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問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効論語孟子篇章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與大夏發端示人而已其克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

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五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序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

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了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之謂和處○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曰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黃瑞節曰朱子撥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

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耳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淨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知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

宋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釋集太和者理無外逆事道故曰太和浮沉者理之隱顯升降者情之出入動靜者心之舉止相感浮沉三者或形于彼則感于此道中所涵之性情也勝負者氣之盈虛屈伸者時之消長皆陰陽相盪而成者也網緼交密之狀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言氣化者也性若所謂理在氣之先也始端也幾微易簡道之入於至小而無內天下莫能破也廣大堅固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天下莫能載也究畢竟也終也乾則直而易知坤則簡而易能散殊分析而殊異也清通清明而通達也野馬莊子所云田間之氣也此正蒙之首篇朱子所謂張子以太和狀道體也與中庸發而中節之和無異蓋謂天之道無外逆乖戾極其和暢所謂太和者也其中滲蓄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理乃生二氣摩盪勝負屈伸之端勝負若日月之盈虧屈伸若寒暑之來往是即所謂道為天地萬物之祖道生天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

也是性為理而始為氣矣故其來之始則甚細密而剛直究其歸也則又廣大而悠久乾始為之主宰萬物即其所知便能生物而無遺者故為乾之道故順于乾而不相忤至簡而成物者故為坤之德及其數于萬彙凡可象者為氣之所成全而為人偏而為物者皆可謂之氣至于清明在中通達無間不可見其象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神妙莫測者乃謂之神便是道也非細微皆有充塞無間不如田間之野馬網緼交密上下東西飛揚無息豈足謂之太和哉必其或動而復靜靜而復動或屈而伸或伸而屈循還無始上下之間乃可以名太和之道也故語之學之者必知此見此而可為之知道見易也苟不如是雖有周公之才美其智皆不謂之道又何足稱於世哉夫升降屈伸氣也所以然者道也道不離乎氣之中而實不雜乎氣者張子事於高遠故言之如此學者其致思於中庸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之地明乎周子無極太極二氣五行成男成女之間盡知理之所在氣之流

行有中逝者如斯之嘆不流於虛無寂滅矣○乾坤
 毀則無以見易故知乾坤易簡之道則易見矣
 補太和即太虛陰陽中和之氣也一陰一陽所以
 性是用言其體是生細相盈勝負屈伸之始是言
 其用細相盈其勢若有不能自已者而勝負屈
 伸皆自此始其初來也幾微易簡其究極也廣大
 堅固此以其流行者言也知猶主也效呈也法謂
 造化之詳密而易見者起知於上便能始物而無
 所難為乾效法於下皆從乎陽而不自作為坤此
 以其生物者言也散為萬殊有象可見為氣即所
 謂生物者也清明通達無象可見為神即所謂流
 行者也野馬謂天地間氣其細縕交密如野馬馳
 也道謂天道易謂周易所以論天道者也苟不知
 此道不見此易雖有周公才美不過虛能技藝之
 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所以狀道之體太和為氣
 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所以狀道之用朱子

客感 客形

以太虛太和皆為道體又謂是
 形而下者恐非張子之本意
 如野馬之飛騰而無
 羈絡往來不息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集解

野馬見莊子喻
 氣之浮沉升降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
 段事聖人不如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集太虛無形猶言太極本無極也然太虛亦指道
 釋而言本體者主也內也客形者賓也外也盡性
 者踐形之聖人也夫太虛在上至空而明中漠無
 朕者也理之所主氣由出焉何嘗有形狀之可見
 也至於氣之或聚或散為鬼為神為生為死為盛
 為衰為成為敗皆變化之客形使然乎是性則太

虛而情則變化耳。惟其大虛則至靜無為。乃吾性之本源。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至于外物所交。凡有知識者。或觸乎吾前。而吾不能不應之。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此非物交物而我外應之耶。以本體為內。不可不致其養。以客感為外。不敢不謹其防。若是則外之所感者。有。感。有。形。內之所主者。無。感。無。形。惟。盡。性。踐。形。之。聖。人。然。後。能。一。之。一。之。則。內。不。失。所。守。外。不。雜。於。正。混。然。為。吾。之。所。有。一。之。而。非。一。矣。則。太。虛。者。全。於。我。應。變。無。窮。豈。空。寂。者。之。比。哉。但。張。子。以。本。體。客。形。分。之。則。為。二。途。與。一。本。萬。殊。者。若。倍。蓰。故。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知。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以。愚。論。之。張。子。謂。太。和。者。是。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故。有。動。靜。屈。伸。之。說。語。太。虛。者。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有。無。感。無。形。之。說。千。載。之。下。惟。張。子。能。契。中。庸。之。旨。也。夫。然。終。不。及。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雖。然。太。虛。在。天。則。皇。矣。上。帝。赫。赫。在。上。是。也。客。感。客。形。則。萬。物。化。

太極

性是在也。在人則吾性。在物則其性。無為者。性也。客感客形。應事接物。是也。學者宜致思焉。[註]補太極。即氣之本體。在人至靜無感。即性之源。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氣之流行。在人。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是性之發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間。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說者皆謂。張子曰。太虛為太極。不知。張子言。太虛無形。氣之本體。猶周子所謂。陰靜。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猶周子所謂。陽動。而其所以。神化之妙。是太極也。若張子果如說者。以太虛為太極。何後篇又言。太極耶。又謂。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其。說。近。是。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言。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有。太。極。之。理。至。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分。陰。分。陽。方。見。太。極。之。妙。太。極。本。無。極。也。正。如。張。子。言。太。虛。無。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其。聚。其。散。方。見。神。化。之。妙。神。化。本。無。集。客。感。爾。以。上。是。明。理。不。雜。於。氣。道。雖。無。形。然。所。形。也。[解]下。是。明。理。又。不。雜。於。氣。道。雖。無。形。然。所。

以為形之理實無不具由此而發焉則成形矣是形實道之所為也故言道之用者不外乎形性之淵源道雖無感然所以為感之理實無不具由是而發焉則為感矣是感實性之所為也故言性之用者不外乎感張子慮人以形言道指感為性則失其本原也故曰道本太虛而無形形之聚散但因變化而成猶客之自外至非道之本有是形也性之淵源本至靜而無感感之知識但因交於物而生亦猶客之自外至非性本有是感也然要其極則道惟有形之理也故能成形性惟有感之理也故能有感否則形感道性本不相關道為虛無則其性如死灰矣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

聖人
不累

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釋集

聚散者春夏則聚秋冬則散也攻取者或火剋金或水勝

火也順不妄者氣為春也則生生之理順之而出氣為秋也則收斂之理順之而成累係累於私也寂滅者佛氏之徒徇生者老氏之類夫天地之氣生而聚死而散制而攻克而取乎萬類也然氣中之理順適而無為猶聚而聚散而散猶攻而攻猶取而取何嘗逆害而虛假哉其氣之為物散入無形一虛靈者耳乃適得吾氣之本體氣本虛而無迹者也一聚出則有物有象又順適不妄而不失吾道之常春必行春夏必行夏何嘗少變哉是以太虛為天不能無氣之流行又不能不成聚

而為萬物人全之氣以為人物得偏之氣以為
 物究其歸也則萬物又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如人
 死者魂升于太空之間木落者葉入於飛塵之表
 此皆散而為太虛者乎然散之者消化于無之說
 亦非復散為太虛之氣也虛與氣二者循環以出
 以入由虛生而為物自物散而為虛亦非有心如
 是皆不能不然者也眾人蠢而不知其故惟聖人
 獨盡道於其間心本虛靜物來能接事至能應及
 其過也終也湛然寂然所謂定之以仁義而止靜
 也故能蕪體天地聚散之道動靜之機而終不係
 累於物者存其神妙不測亦云至矣是非威靈顯
 赫以為神不過顯諸仁藏諸用而已故言其動也
 而又能靜言其靜也而又能動神化無方妙用不
 測豈不至極矣乎彼佛老之類事寂滅者長往不
 返入於真空之迷途不知君父之大道徇其長生
 執為所有者局于一物欲至神仙之域而不悟生
 死之常不識變化之道皆不足取者也豈知靜而
 有動聚而有散之理然乎以佛老全歸于無以

老視佛則近乎有固有間矣而成過乎中豈能若
 聖人之盡道而兼體者乎此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聖人則能**註補**吾謂氣也蓋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
 盡性也之殊其理則順而不妄其理即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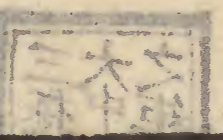
散入無形即氣之本體故曰適得吾體聚為有象
 即變化之容形故曰不識吾常夫空虛停毒之表
 既有此氣不能不疑聚而生萬物此皆自無而有
 也萬物不能常聚又復消散而為太虛此自而有而
 復歸於無也一聚一散一出入是皆不得已而
 然也聖人盡天地之道故物來則應過而不一
 陰陽聚散之機是皆兼體陰陽之理而又不累於
 陰陽之氣仁之至智之盡也豈不存神之至哉彼
 佛氏之寂滅老氏之狗生孰有以**集解**聚散攻取氣
 言平失道均矣足以此哉

塗而不同然皆是理之所主也故曰順而不妄理
 固順也散則無形以氣之本體言言氣之為物其
 本體固散入於無形也但其遊氣紛擾網緼凝結
 偶得吾體遂聚為有象耳然其本體之常所以太

虛而無形者亦未嘗因有象而失也蓋理氣未嘗
 相離而亦不相雜主氣以成形則理寓於形之中
 而實亦未嘗有形可見也朱子曰當離合看此之
 謂也太虛寓於氣以生生物不可謂道為無也寓於
 物者復離物而為無又不可謂道為有也蓋無者
 其體有者其用體用相資有無相因寓於物而不
 離於物也故能聚能散是所謂神也聖人盡道於
 天地之間能體大極之無故方其靜也寂然不動
 能體太虛之有故事之來也又能感而遂通而不
 偏於徇生執有而為有所累亦不偏於寂滅而為
 無所累也有無相須則是其心與天合存神其可
 謂極至矣彼語寂滅與徇生執有者又何足言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可與言性矣

集 吾之體理主氣以疑者也吾體雖散然其所以
 疑結是體者之氣固自在於太虛也體者已疑
 之氣氣者不疑之體均是物也但有聚散之異耳
 故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死之不可與言性矣



夫是太虛之理以成形形既散則氣復歸於太虛是
 太虛之理初為吾所得者今還在太虛固不為吾
 體之散而遂滅也知此則是其能合有無隱顯為
 一而不涉於有矣故可與言性性即太虛之道也
 不亡者即此道也非謂吾死倘有精靈不亡如佛
 氏所云也此等處皆須精別蓋以其強求力索所
 中得故言有此未瑩者耳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
 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
 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
 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
 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問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集釋

隱顯理之微著者顯諸仁藏諸用之類有無幾之動靜者無思無為無也感而遂通有也妙用

三極大中之矩

不測之謂神成變無窮之謂化人物所得律順之理謂之性天地所賦人物之理氣謂之命然惟聖人則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所從來即太虛之道也有生於無老子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有生於無也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佛氏以山河大地生所見之形為可病患者以寂滅無形為無係累者是欲萬象歸於無世豈有此理哉一陰一陽易所言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所謂道也陰陽非道一陰而又一陽乃謂之道也範圍天地者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然有太過不及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于中道而裁成之通乎晝夜燕幽明死生鬼神之情狀也三極大中之矩兼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參天地贊化育此三極大中之矩也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能主之太虛空本氣也既云太虛則雖為氣而實理之所寓既能知之則有無隱顯之間神化性命之妙皆通於一而無二道矣蓋

有無者道之本原隱顯者道之大用神化者道之
 妙性命者道之微一而無二者是以顯現聚出之
 有形散入之無形推本所從來何以若是必有道
 為之所以然則知神無方易無體不可窮測而深
 於易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者無窮之名器
 者有限之物體用懸絕入於老氏有生於無自然
 之論不識有無混一之常蓋無而無極有而太極
 太極又本於無極又含大極之道也有生於無是
 無為本根有為枝葉豈通一無二之道乎若謂萬
 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自物虛自虛不能相
 資而成矣不知虛者氣之所由出物者氣之所成
 本為一貫者也若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
 萬象之形自形太虛之性自性人形天性俱不相
 待而有者矣如此則陷於浮屠山河大地為見病
 之說物皆歸於無性亦寂滅矣又豈通一無二有
 無混一之道哉此道之不明皆由懵昏者畧知體
 虛空之寂然不動者為性不知本天道之感而遂
 通者為用也皆反以已見之小因緣天地之大乃

見其各滯於一隅惟其智明不極窮理之功是以
 証說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之道不能舉其至要
 遂躡等而進妄意而行不能自有而無由靜而動
 自淺近而深遠不悟太虛太易之旨得夫陰陽之
 理範圍天地之化通乎晝夜幽明人鬼之道三極
 大中之矩以為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遂使
 吾儒之正其與老莊佛氏之異端混為一途凡語
 天道性命者不問於恍惚惚其中有一物之境則
 陷於如幻如夢無是有非之間去君臣父子夫婦
 之倫為離塵絕俗出家之說又定以天下之物皆
 有生我無為窮高極遠之論原其入德之始皆不
 知擇術而求之人致然乎是以遠於聖賢陷於佛
 老梁武由之喪身唐德由之召亂多見其皆蔽
 於偏蔽而沉溺於淫蕩也此深辨陰陽之道而分
 吾儒老佛之殊途補註其曰晝夜則該幽明死生人
 學者可不一擇哉註鬼之理於其中三極云者陰
 陽剛柔仁義之理廣大中正之極而為天地事
 物所取法故曰矩也矩即易道字也大抵張子本

意謂太虛即氣而人乃氣之所生性即太虛之理
今欲一切棄之而以虛空為性是何理也與末篇
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
夜陰陽累其心之意同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
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
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
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
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
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
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

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
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
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此處○
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
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便合這虛實動靜
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
揚者為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
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欲無言天地
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
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
聖人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王逸云塊然昧說
經煨燼底語須熟念細看○釋文云塵埃也氣之
滿也若塵之飛揚無際孰使之哉氣也生物以息
相吹出莊子逍遙篇氣之上下曰升降氣行四方
曰飛揚然專以氣言虛實動靜陰陽剛柔兼以理
言質言流形融結其大者糟粕煨燼其小者大抵
天地陰陽之氣細細縕縕在乎上下冲動如滾湯
鍋相似滾來滾去蒸得許多物出來二氣滾來滾

去也。生出許多物來。朱子有言。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正此之謂。夫陰陽二氣。塊然於太虛之中。或陰升陽降。或陽降陰升。飛飛揚揚。生人物者。未嘗止息。蓋無須臾頃刻之或停也。易所謂。細細編編。萬物化醇。莊子所謂。生物以息。吹野馬者。欤。此天道之一虛一實。一動一靜。機括自出。此而出一陰一陽。一剛一柔。朕兆自此而萌。浮而上者。陽氣之清降而下者。陰氣之濁。雖升降也。感遇于春夏而為風雨。則其散也。感遇于秋冬而為霜雪。則其聚也。以至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之小。無非上天因氣之發見而示教。以理。焉。**補註**陰陽二氣。塊然於太虛。其體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是其用也。蓋升降者。陰陽之兩端。此虛實動靜之機。若浮而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是也。飛揚者。游氣之紛擾。此陰陽剛柔之始。若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者。是也。**葉氏曰**。塊然。盛大氣盈之義。塊然。太虛周流上下。

身古。氣。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雪霜。凝而為入。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查。洋。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集**氣。塊然。大虛言氣之塊然。流行。故曰。至教也。**解**。蒙昧者。即太虛無非之理。之所為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即易所謂。細編。性生。所詣。生物以氣息相吹。如野馬之飛騰者。是也。是理主乎氣。流動不已。是時也。雖未有虛實動靜。陰陽剛柔之形。而其機其始。實在於此。理何嘗離乎氣哉。此自其未有天地萬物之前。以明其所以為天地萬物者之理。已具。所謂體用一源也。浮而上者。陽之清。天以開也。降而下者。陰之濁。地以關也。天開地關。又由是而陰陽二氣。感遇聚散。為風雨。雪霜。萬品山川。許多。糟粕煨燼。雖皆氣之所成也。而理實又因是以見焉。無非教也。此自其既在天地萬物之後。以明太虛之理。又無不因物而寓。所謂顯微無間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尤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形之時其散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因法象莫大乎天地而物法象之者也

釋集

法象莫大乎天地而物法象之者也

是以天地所示之物皆有象焉朱子曰離明只是氣聚則目可得而見不聚則不可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時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去氣之聚而形存故目之明可以施而見氣之散而形亡則目可得見乎氣聚形成安得不謂之客有之者自外來也散而無形不父則聚安得遽謂之無是以古之聖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也理寓乎氣之中氣行乎理之表尚可以有無盡之哉且盈滿天地之間者皆可法之象其文章條理甚密察也非目豈能睹哉方其形之聚而顯也可知其幽之因亦已萌乎其間豈有無斷絕者之可知也故註察亦已萌乎其間豈有無斷絕者之可知也故註察字不同下察着也天文地理上下昭著盈天地間之法象皆太虛神化之所為猶盈天地間之制作皆聖人道德之所為也觀聖人集氣不常聚聚必則知天地矣餘見朱子本註

解集

有散如容之不

聖人語性天道之極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

十四

常在此暫來而即去也故曰客散則形之散而已然其所以為形之氣則還在太虛氣之所在理即在焉固未嘗因吾形之散而遂泯也故不可謂之無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身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集 冰凝者釋若氣之

聚而後有散散則無可見本無者是太虛之氣無

無也三人相雜曰參伍人相雜曰伍參有參錯之

參有五有十五之合易曰參伍以變參者三數之伍

才而兩之即此之謂也夫氣聚散于太虛之中猶

冰之釋太虛即氣之充塞不局於形迹是以無而

無者也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致盡於參伍之神妙不過以剛柔相雜八卦相盪每每參易而已

太諸子莊荀老佛之徒所見淺近虛妄遂有專於有

三於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窮理者仰觀天文俯

察地理是以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是以知死生

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凡

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聖人之事

也崇者則自格物致知以極盡性至命之妙也

補 太虛之氣聚則為萬物萬物散而復為太虛豈

不猶冰之凝釋於水哉參伍出易太傳本義參

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皆據著求卦之事蓋

太虛即氣本非二物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不

集

冰之凝者水之結也釋則復為水未與水未嘗相

離太虛理也理寓於氣氣聚而成物即此理主是

氣以聚焉其物之壞而氣之散也復歸於太虛氣

不外理而別為一物猶冰不能外水而自為一物

也此只是明理氣合之一意言氣之聚散即太虛之所為則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矣故知此則無無蓋不以無為太虛之理也氣之往來升降為參伍即不易是也除變為陽陽變為陰陰變為錯綜往來推遷而不可已之謂變易雖各一其氣也莫不有理寓其間兩在而不可則所謂神也是神即在參伍之間故曰參伍之神猶言陰陽變易之理也聖人言性與天道之極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立天之道曰仁與義是聖人言性與天道之極致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聖人言性與天道之極致致立過盡於參伍之神所流行變易者而已未嘗於陰陽參伍變易之外別求一端虛無懸空不著於氣者以為性與天道也此可見理寓於氣而性與氣氣之聚散即理之所為也矣得有有無之分哉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性理大全

程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以該貫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釋 無字張子之意蓋謂太虛是氣之清濁對了無礙所以為神神則無方不清則反為濁濁則無礙滯礙則成形象為愚人為雜物不及聖人之神也如是則理多舛戾氣亦昏矣不為甚濁者乎蓋以神為清是言氣之精純者以形為濁是言氣之查滓者神可為清不可為濁矣豈知太虛之氣乃含清濁者乎理則有昏明而無清濁也故聖

賢則清明在躬窮理盡性愚未
 者則變其異而反其同者焉
 端循環不已者也反清為濁濁則
 合而成質者也蓋反與為氣之奪
 故濁本註程子謂氣外有神神外
 又言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寓於氣氣有
 性豈張子之意哉解集不同而
 有理而非有其形也故兩在而無
 獨為清氣氣則清濁不同位動靜
 矣故能凝結而成形然主之者實
 右則理氣固未嘗相雜亦未嘗相
 一源顯微無

風行而聲聞且達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釋集此曰凡氣

合與亦合

殆不專指太虛言之故下遂言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此清之驗以其通也不行而至此通之極以其神也蓋以發明前言太虛為清以下之意耳有解風行為不疾而速據指太虛之氣為言後又解為凡人之氣者皆有未通或謂凡人物與天地太虛一體也其氣之清者無所滯礙莫不通達如野馬之相吹太鵬之扶搖無所不至也其昏濁者則壅遏而不能通矣清之極者則塵靈不昧妙用無窮所以為神及其氣之聚而少有間也則散而風氣流行聲聞具達在天地則八風以宜在聖人則四方風動豈非清之驗放不疾而速不行而不至豈非通之極歟凡天地之間不達者因于不清不至者因于不通也清且通者天地之妙用聖人之神化乎視前說稍為近理錄之以備參考愚謂亦不然也惟解集昏則重濁之氣如玉石之類是熟玩當自得之也靜而動故曰壅間礙也陽氣寓陰疑結於內間隔而不得入則是陽氣與陰氣聚而有間也故周旋不舍而為風聲聞具達於遠

由氣化有道之名太虛有之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通此蓋由其氣之清故其行之通如此故曰清之
驗風聲之清者也清之驗通也通之極神也此舉
風一端以為清通之證然氣之清者不獨風為然
學者當有擴充之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宋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曰太虛
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
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兩儀氣雪山
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氣
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
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
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
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
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
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

引子

引子

引子

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都
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天
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
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
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
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管
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
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這
下管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
由之名異其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為太極是
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
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
覺合上看則謂之血氣動○釋集由從也天與道在天
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爾○釋集由從也天與道在天
者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
焉此由天有道之名道即理也由是人各得其律
順五常之德以為性此有性之名也心則雖同乎
物而猶重乎人也性者心之理知覺者心之氣○

引子

愚謂此一章張子之學大有得處一生工夫在此
 惟有心故當盡心而存心惟有性故當知性而養
 性有天故當知天以事天太虛氣化性道心之名
 太虛大也一理俱包其中混然一物但可名天耳
 既曰天則有主宰乃道也理也故虛無之天氣化
 氣也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虎霜山川木石金
 水火土是也性兼人物而言合虛與氣者虛即理
 仁義禮智之德也氣即氣也善惡吉凶得失悔吝
 之類性而含情者也道理也未著人物上浮沉升
 降動靜清濁聚散勝負屈伸出入虛實剛柔皆陰
 陽之理存乎其間然孰主之為陽而陰孰主之為
 陰而陽人為人物為物之故此即道也太和之所
 自也心氣之靈靈理之動即人物無氣之動有知
 有覺其理氣化有道道即理也合虛與氣為性性
 即虛之理也合性知覺有心性即心之理知覺即
 心之氣也是以出入無定在操合則存亡常操存
 以養是心則性補上二句即申明前章太虛無形
 道天皆在我矣註四句意下二句即申明前章至

靜無感四句意沈毅齋曰天下固未有無理之氣
 亦未有無氣之理有陰陽則有水火金木者氣也
 有律順則有仁義禮智者理也氣非理則無所承
 理非氣則無所附是故未有陰陽已有太極未有
 此氣已有此理推所從來固不無先後之道然言
 太極則已不離乎陰陽言性則已不離氣質有則
 俱有又豈別為一物而有先後之可言哉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宋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
 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
 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
 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
 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
 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以後是

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
 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嗑是神吸是鬼風雷鼓
 動是神收斂是鬼○**上蔡謝氏曰**橫**釋集**此以下專
 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釋集**明一神兩
 化而言鬼神聖神之道也蓋謂鬼神者乃二氣屈
 伸往來自然耳聖人則至誠無息如天之悠久無
 疆乃得天之道也神者無形乃太虛之理妙於應
 物之名其天地之間山川草木之類九為法象者
 神化中所餘之糟粕耳神化乃氣中之至理而糟
 粕為形為物也張子因言天地鬼神而遂及聖人
 之神即太虛妙應之神凡天地之法象皆神化之
 糟粕非神化之至妙猶聖人之制作皆道德之粗
 迹非道德之至精也雖然天地之神化不可測其
 可見者法象之糟粕耳聖人之道德不可知其可
 知者制作**集**得天者與天為一也無在而無乎不
 之粗迹耳**解**在無為而無所不為故謂之妙應化
 即是鬼神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

二端而已矣**集**衆動者物之蠢動人之作為皆是也

寒所以不窮無盡也人則動而又靜靜而又動物

則屈而又伸伸而後屈所以亦不窮也鬼神之實

為幽為明為來為往亦不越此寒暑屈伸二端而

上所以為鬼神而妙用不測也所以無而視不見

聽聞有而洋洋如在也此造化之迹可見者若夫天

地之間皆鬼神之理而出于自然此所謂良能者乎

註補天道所以不窮者寒暑是已衆動所以不窮者
 鬼神不越此**集**天道之所以不窮寒暑推遷而已
 二端而已矣**解**衆動之所以不窮屈伸相禪而已
 衆動指萬物也寒也屈也暑也伸也神也鬼
 神之所以為鬼神不越此寒與暑屈與伸二者而
 已非謂別有一鬼神
 如佛老之所云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釋集

陰陽

兩之用不立則一之體不可得而見一指太極
可見言大極隱於無也太極之體既不可見則陰
陽之用亦止息矣陰陽之二體陽生故虛陰成故
實陽虛故動陰及故靜陽性發散陰性凝聚陽氣
輕清陰氣重濁究其極二氣之運只一
氣之往來氣長則為陽氣消則為陰也
註補兩者虛
一者神也虛實以理言動靜以事言聚散以氣言
清濁以質言兩氣之用有所不立而無動無靜則
一之神豈可見一之神不可見則兩之用又止息
而有窮矣謂兩體則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之用分
也其終則神之使然一也豈二道乎惟一故神性
兩故化兩在故不測而一於神至化雖兩而推
行于一也動而又靜孰測其靜靜
解集兩者氣也化
而又動孰測其動此所以為神乎

以聖人
柔立剛

神也理無形必載於氣而見然實所以
生乎氣者也故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二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

釋集

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所以立本

中則無以見易皆易之辭也本一也靜也感動于
何從見乎故聖人以一剛一柔為之定位然後變
通以隨時若乾坤之見於易畫凡陽自乾化陰皆
坤卦畫定位而立易之體矣乾坤毀何以見易乎
以畫卦之不一也又豈能變化而行哉此一章明
兩故化之**註補**此又申明上章之意蓋必兩相感而
道者也**註**後有通不有兩豈有一哉故曰剛柔
者立本者也又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皆兩端
而後有一者也剛柔乾坤是有兩也本與易是為
一**解集**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不已之神一
也**解**也使非陰陽彼此相感而往來相禪則其神

之所，以流行不已者，何以見哉？故曰：不有兩則無一，以剛柔立本，以作易言。乾坤即剛柔也。指其畫，易者變易之理也。此皆明理氣不相離。

立天地之大義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蠱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坎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

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見，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麵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一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此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旋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旋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轉運，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輪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固是二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補註 正按

神易無方體

蒙中陰陽有以其流行言者有以其生物言者好氣紛擾猶上篇所謂飛揚生物之氣也陰陽兩端猶上篇所謂升降流行之氣也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陽行於左陰行於右中間陰陽之氣合而成質所以化生萬物栗氏曰游氣雜揉疑而成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綿也陰陽循環經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釋集 通循燕也

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本乎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也此章皆易之辭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盪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遷而成歲功成焉聖人則範圍而曲成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一陰而又一陽不可窺測皆所謂兼乎幽明生死鬼神之神

道也日月寒暑天之感應自然之常道無方體而不定此聖人窮神知化之盛德也

註 此張子歷引繫辭之詞而總斷之也

愛惡之情同出於大虛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魄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釋集 一時之

息者人身之寤寐也。一日之息者，天道之晝夜也。一年之息者，歲功之寒暑也。有象者為春，為夏，為人，為物之類也。對者，春與秋之類，仇者，寒與暑，反之屬，反其所為者，春生，秋殺，夜暗，曉明也。和而能解者，暖生，而寒退，涼生，而暑消也。天之愛惡之情，如寒暑晝夜，皆同出於天，有愛有惡，之私不過人之物欲也。故如春之生，可愛，秋之殺，可惡，固為太虛之所出，人愛之，惡之，則人心之私矣。及其春也，俄然而生，秋也，俄然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分釐之失者，豈非太虛者神之所為乎？此皆動而分，靜而靜，而又動之理，神妙不測，行乎其中也。愚嘗併論之，人道之呼吸，一時也，寤寐，一日也，壯老，百年也，生死，一世也，天道之晝夜，一日也，冬夏，一歲也，治亂，百年也，闢闢，萬世也，皆無非一陰一陽之使然。

補註 人之一呼一吸為一息，春分半陰半陽，秋分亦半陰半陽，陽易陰，陰易陽，猶春分猶鬼交，鬼而為寤也，陰易陽，猶秋分猶鬼交，鬼而為寐也。氣本之虛則湛，而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是萬物

之生固出於太虛，然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利而能見萬物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卒歸於物欲，此太虛指人性言，即愛惡之情所未發者也。有反則歸於物欲，而愛惡之情所由生者也。下修生忽成，又終上天。

集解 列子曰：神遇為之生物，與人之愛惡而言也。

集解 彙形接為事，所謂魂交，即神遇言，魂出與天地之氣相交也。寒猶夜暑，猶晝，張子反言之，不知何故，氣本之虛謂本體，指太虛之理始，主氣以聚焉，而有是象，由於感而終有也。非其本體元有此象也。有象斯有對者，如有日之象，必有月之對，有男之象，必有女之對，對必反，其為者，如日晝而月夜，男外而女內，皆相反也。有反斯有仇者，如日月異行，或有時而薄，使如男女異姓，或有時而反目矣。雖未必盡然，設循其勢，則仇者復明矣。男女各得其欲，則怨者復睦矣。仇者惡也，和而能解者，愛也。愛惡之情，其初皆

本於太虛之理而生本無不善也但卒感於物而
化遂歸於物欲耳非謂愛惡之情不由於太虛亦
非謂初稟太虛之理即有是物欲也性本善氣質
有不善之說肇於此矣倏然而成言太虛之
生不倏然而生忽然而成不容有毛髮之間息是
蓋無為而無所不為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所謂無
心而成化者也
故曰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

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釋集 其實一物無陰陽者為正無
無無陰陽者當作其實無一物無陰陽者為正無
一物相肖者如牛自為牛馬自為馬人自為人物自
為物而牛黃者或生黑驃馬白者或生赤駒聖或
太極思或生聖固不同也如物有牝牡人有夫婦
物有起卧人有作息無一物無
陰陽天地變化亦不越此也
註補 熊氏剛大曰人

變化之所成就一物各具一體無有相肖者以
此知物雖萬殊其實一本無一物無陰陽者以此
知得天地中間變化
化只是陰陽二者而已
解集 陰陽故知天地之變化
不過陰陽
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二者易而已矣心所
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

緼二端而已

釋集 萬物之形與色不過神道之糟粕餘
事耳若性與天道之妙惟在易焉至
於人心動有萬端因感於物有萬端而不
未嘗不一焉正猶萬物自形自色則感於天而
事之萬殊則感於心各有二物同異大小內外之
分也若上天之大無所不包更無外之可名然其
為感不過陰陽一氣之細細玄塞流行而已則人
心至小而所感之衆天道至大而所感之小此其

德之簡易而過
於人之紛擾也
集萬物形色即是神之糟粕固不
形色之中形色特其粗迹耳實不可謂形色與神
為二也此言氣不離乎理易指陰陽變化者言氣
也其所以變化即性與天道也故曰易而已矣此
言理不外乎氣心之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
也非心中元有萬殊也故曰寂然不動又曰至靜
無感此言理不雜於氣天指太虛同前曰由太虛
有天之名言太虛之理本至大無所不包然所以
為感者不過陰陽綱緼二端而已實非有外於氣
也氣以載理理以主氣但氣自氣
而理則太虛耳此言理不離乎氣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
者與
釋集物相感而動者形而下者也所以相感或動
用且或出或入莫知其鄉者神之不測心之無定
在也神與心則能一萬事萬物之妙者歟是乃形

大人
有交
勝之
理

而此之理也此章專論神之
妙而人心之妙亦猶是乎
註補章氏發微曰易大
咸用之謂之神孟子曰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歟物之妙神之謂也
集寒暑之
推遷人物之終始山川之流峙皆物之相感氣也
而其所以相感者理也利用出入往來無碍無不
通貫而莫知其往所謂神之微思不可度思往
來游衍無所不在而不可測者也故曰一萬物之
妙一者貫通之意萬物雖多皆一理貫之
而已言其統貫乎萬物而妙於萬物也

氣與志天與人
有交勝之理
聖人在上而下
民咨氣
壹之動志也
鳳凰儀志壹之
動氣也
釋集志氣一則能動
動氣天定則能勝人
人定則能勝天志氣天人
交勝之理也舉其實而言
之所謂洪水之害雖帝
堯在上而下民咨此水災
之氣一能動聖人之志
也兼之為洽功成樂作而
鳳凰來儀是聖人之志

一能動鳥獸之氣也此補註章又兼理氣而言之補註章氏發微曰孟子曰志也書曰洪水滔天天下民其咨言堯舜在位而下民猶有洪水之咨嗟此天之勝人乃氣之動志也書又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集解堯舜聖人也此人之勝天乃志一之動氣也集解有以感天人之和猶志為氣之帥本非氣所當動也然洪水橫流下民其咨嗟堯舜能無憂哉是氣一之動志矣此氣化之變也至若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則非氣大同天地交應志一則動氣矣反其常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

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集釋

天圓地方者徑一而圍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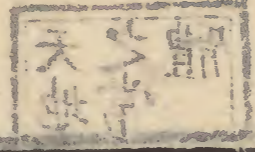
者徑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分者法之所由立一者性之所由貫剛必柔濟男必女交

法剛柔男女所以為兩太極之理寓乎陰陽性也太極陰陽所以為參效也象天人之參天地者至矣此參天兩地之說故補註此釋易參天兩地之義聖人兼三才而兩之也補註也兩儀即天之氣太極即天之神剛柔男女即氣之化而神之著也愚謂張子之論太極與周子相表裏周子之意謂太極具於陰陽未分之前而見於陰陽既分之後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極即太極動靜之機也張子之意謂太極具於陰陽未動之先而見於陰陽既動之後故曰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化即太極陰陽之妙也此太極雖在陰陽未分未動之先而實未嘗不存乎陰陽未分未動之約非陰陽之外復有所謂太極也此橫先儒所未發之秘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補註兩在故兩故化補註推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爾○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思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釋集愚謂一陰一陽人之夫婦皆是一孤陽則不生孤陰則不育也推行此一如乾以施之坤則翁受坤不過行乾之道也○易繫辭



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終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朱子註引張子之言曰兩在故不測觀易則知張子一神兩化之說○愚嘗讀周子之書無極以氣言太極以理言下則一陰一陽互為其根太極是生兩儀也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與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同五行一陰一陽陰陽一太極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與男女剛柔而效之法也同前章如此已言性與法矣此章則言一若故神其專一悠久而神妙不測在在存之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兩者無陽不生無陰不育陰陽各具一太極所以推行乎一今學者專指氣言悞矣如是則與一太極兩儀而象之之肯全相背馳一物而兩體氣也不過言太虛之氣本一物而有兩儀之陰陽本氣而一故神兩故化焉言神則有太極之理存豈可專言氣乎故張子亦曰散殊而可象為氣精通而不可象為神已分氣分神言之未又曰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太虛即太極也故以神兼氣理言則可專以氣言則不可

但味及性中仁
 義之理而已
 中陰靜則太極在陰靜之內故神妙不測陽動之
 體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耳沈毅
 齋曰神者理之妙者也貫動靜而無不在超形氣
 而不可知其其在陽也全體在陽而非動之所能管
 其在陰也全體在陰而非靜之所能拘所謂合一
 不測也化者是氣之消縮者也其去也無跡而難
 留其應也有漸而非過自子至亥而化成一日自
 初一至三十一而化成一月自一月至三月而一時
 成焉自春至冬而一歲
 成焉所謂推行有漸也

天地之常體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
 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
 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

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
 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
 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
 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
 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
 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
 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
 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廣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金才水火土五星之常一者二十八宿恒星之不

變者月速月緩者曆家右行之說以退數第也此
 又明天地一氣日月星辰運行之道地則絕陰而
 疑聚於中為山川草木也天則浮陽而運旋於外
 為日月星辰也皆天地之定跡萬古不易以天而
 言二十八宿常星不動絕繫乎天與氣之浮陽者
 運轉而無窮者也日月五星之常動者則逆天而
 行并包乎地者也地亦在氣之中間故日月五
 星雖順天左旋所繫十二辰之象亦隨之而行但
 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旋矣非實右旋也其緩速不
 齊則日月五星之情性不同已然月為陰精值陽
 故右行之速日為陽精陰質故右行之緩亦不與
 天同行之金水附日而行或進或退由乎物之所
 感可知或為三方金火土木之相克制或為太陽
 君主之不敢前此其理之精潔也鎮星乃地上之
 類為五行之根本故行最緩十年而一周天不與
 地同運也火者太陽之精陰為之質故內暗而外
 明陽為之聚故性熾而光顯其氣少微于日而行
 倍遲于日焉木則一歲衰盛者歲必遲一辰如子

為女枵丑為星紀之類木星一歲星官故木曰歲
 星十二辰為十二箇日月交會之次舍有一歲
 天日復會之象也。愚謂月本陰輝而行甚緩日
 本陽剛而行甚速張子則未及乎此耳金為啓明
 水為初氣其氣性亦剛故常附日而行速註補春秋莊公七年日月五星
 緯星也日陽精月陰精故係乎天五星質具於地
 而氣行於天故係乎地地在氣中以下釋言日月
 五星所以逆行之意月陰精以下又詳言七政所
 以性殊之實金水二星金大水小或一在月先一
 在月後或俱在月先或俱在月後常附日而行陽
 感乎陰也鎮星土星也乃五行之根本故不絕係
 地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
 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

昏曉之變息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
 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机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
 因一作此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
 其遷動於外也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既家
 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
 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
 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二度二日天進
 二度則日為退二度趨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
 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
 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行不盡比天為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
 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壘合又行二日有奇
 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
 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此
 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
 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筭則筭著那
 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筭蔡季通
 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筭○天無體二十八宿便
 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
 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
 說極精如以一木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太
 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
 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
 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之外更行
 一度其說可證也

釋集

此示太虛所動之機也蓋言天下之
 在物之身非自外至者也如弩之牙在弩而發如
 車之輪在車而動古今謂天左旋此豈至粗之論

爾不考日月之出沒恒星之昏曉其變化之有機也且在天而運動者惟日月五星而已二十八宿之常星一以為晝為夜如仲春月中星為仲秋宵中星為其為晝夜之理明矣月令昏中且中之說亦是一是但以其地氣乘機左旋于中故使常星二十八宿及天河轉北為南如參畢為天河之尾斗牛為天河之首首在北宿也夏則天河轉而在南方矣日月因天隱見在上則見在下則隱隨天之轉運也日月也二十八宿也河漢也皆乘此氣機而旋者也然大虛之天本無射也以日月星辰為體耳既無射則無以驗其運動于外之迹也此下章專言物之有機而動即如氣機也張子之說不無小疵地之寂然不動雖乘氣而在上何嘗左右旋動動則不能載物矣惟其北馬之貞氣載于上耳如水之舟水載之而行其中則至虛空物外則至堅而禦患所以能前進而未嘗左右行也○愚嘗論天與日月五星必為左旋之說此若春分之夕火星在中角星在東平且角已西矣其次日之

夕角又在東又如弘治庚午二月己卯夕火星入井口二鼓則已沉西星辰之夕亦入井中如是則角宿火星之類皆自東而西火行緩不及天行速三四日行縮一度若右旋耳其實皆左旋也於天之必於左旋者自東而西其定方也陽升自東陰降自西詩曰蠓蟻在東易曰自西郊天之道也補註按大原周次二曰植中樞周無隅范氏註云有渾天之象北極常見南極常隱其中運轉者半隱半見抽與軸同杼軸者織作之機也杠抽者運轉之樞也其中曰杠兩端曰軸註云二極相當為天杠抽言宿北二極上下相當天之運轉以北為樞故曰植中樞也由是而知天亦圈轉之物而南也二極為機因地氣乘之故左旋於中使恒星河漢日月皆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其實大虛無射無以驗其運動於外故古今謂天左旋亦至粗之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釋集愚按朱子前章之意

物無喻神之理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謂日月天上頗速五星與月行頗遲月如蟻行磨上頗慢於磨日如蟻與蟻子同行磨間蟻子又疾於蟻也
註補即上隨之少遲則反移徙而在之意

宋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不可配以配天但有地斯有天不有兩則無一有似於配者也沈毅齋先生曰天形周匝而包乎地之外地形空闊而附乎天之中是以形而言之也乾無一而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而有乾以始之是以數而言之也是皆陽全陰半也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一氣升

一歲寒暑之候

降其間相從而不包也陽自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宋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升西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爾
黃帝節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反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

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
 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水與元氣相為升降氣
 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一
 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
 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裏然
 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二
 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
 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
 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
 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
 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
 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
 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
 息皆繫於日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
 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
 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晝潮自望至
 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

潮勢長朔後二日潮勢大望亦知之月弦之際月
 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
 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
 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
 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
 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察耳因附
 見集條長也二氣陰陽之氣也朝曰朝夕曰汝小
 之釋大潮汐之小大也夏至日行北陸自寅至戌
 則行中天中天至高之處故日長冬至日行南陸
 自辰至申則行何邊倚邊至低之處故日短朔則
 日與日合得乎陽而陰之氣方生望則日與日對
 得乎陽而陰之氣方盛故潮水大春秋陰陽之和
 潮亦大月行弦上而闊近故似遲月行中天而狹
 高故似疾非月實有遲疾也恐游氣之說深不足
 信月有遲疾則一日行十補愚按此章張子之意
 三度者不足憑以算曆矣註專以二氣升降言之
 首句地有升降下文明言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
 不已非謂地之大體亦可升降也蓋一歲之中

自子月以後陽氣日升地氣日降則為春為夏而日以長陽上陰下故曰虛自午月以後陽氣日降地氣日升則為秋為冬而日以短陰上陽下故曰盈此一歲寒暑之候有在於地氣之升降也至於一日之內自子時以後陽升陰降則夕而夜至此一晝夜之卒午時以後陰升陽降則夕而夜至此一晝夜之卒虛升降以潮汐之為信也然間有大小之差者蓋水亦月之屬朔則日月相會望則日月相對陰陽相感此潮勢之所以大也本註黃瑞節謂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反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而以渾天術余襄公海覽集余襄公按宋鑑余潮圖序言之非張子意也

集 靖曲江人少以文李繩天聖初登進士第又試書判拔萃擢集賢校理歷遷右正言與歐陽脩王素蔡襄為四諫官皆論重之屢言邊情二使契丹後以儂智高叛經制南事累遷集賢院學士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曰襄

曰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及交則光

為之食矣

宋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圓與相似赤道是那圓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儻者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午日常在上既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曰食望時月食謂之闕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闕到望時搭當者其中闕處故月食至明中有一闕虛其闕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闕虛所射故食

黃瑞節 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度量不能不小有盈朔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

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
 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三十出入而與日會曆家
 謂之交道通而計之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二
 交唐一行曰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
 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
 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朔
 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
 則日月有食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閏虛之相射
 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
 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
 中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
 外故謂之九道日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
 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
 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
 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
 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
 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二交也於此時方有食
 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

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
 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載孔疏之說亦然若
 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
 杜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
 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閏虛之所
 射是日月集釋曰實本陰離中虛也月質本陽坎中
 食之理也釋實也天有九道之圖見於書傳共有
 十三處交係日月相會每當其間若曆家黃赤二
 道十字路頭相交處一在角一在奎婁則日月
 常在食于此矣昔仲康之命曰辰弗集于房則日不
 在奎角之間矣惟閏虛可信者愚嘗視日不瞬見
 其四圍者有光燦人而日青闇則月之食或滿或
 半者閏虛所不照及者則為食也諸家月蝕之說
 惟此補朔則月之氣交於日之精則日光為之食
 為近註望則日之精交於月之氣則月光為之食
 吳氏澄曰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
 而橫截之謂之道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

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命
 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日掩
 日而日食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
 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數由同道對道
 所交之[解集]日之精陰也月之魄陽也日以光對月
 多寡[解集]之魄則以陽對陰相資而有光若精與
 魄交則是[解集]以陰遇陽為交矣故[覽集]王朴按五代
 月掩日則日蝕日射月則月蝕[覽集]史王朴東平
 人周舉進士為校書郎嘗獻平邊策累遷戶部侍
 郎樞密副使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中地大哭
 不已[杜預]披晉書杜預字元凱杜陵人歲孫傳學
 時號杜武庫武帝時為河南尹荊州都督羊祜卒
 預自代綏征南將軍以平吳功封當陽侯嘗作春秋左傳集解

虧盈法月於入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
 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

盈之驗

虧盈之驗也

深子曰曆家舊說月縮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
 生魄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
 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謬矣若
 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
 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
 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朔日以
 為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
 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
 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
 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
 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彰其說月生
 明之夕但見其一鈞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
 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
 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
 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
 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常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

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開了，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了，下弦又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至亦是一半，如弓之四分取半，曆家謂：弦前縮後近，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日月相看皆四分天之。○黃瑞節曰：經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皇極經世說文等書云：月分近一分，遠三分也。○釋者得日氣而有光，又曰：惟日之光，星者日之餘，又曰：星者日之所生，故日之形是丁丁象，其形為初終上形，則日之半體。

生，字從日，生皆出於日之光。日陽類，月陰類，陽施陰受，自然之理。書曰：載生明，又曰：載生，鬼旁死，鬼未嘗開有側望如鉤，處中望而全明，說也。其實始生明之微者，日所遍照于一邊，載生魄之微者，日所照不及也。有仰有側者，日與月東西同度，則月光生于西而為仰，日與月分南北而各道，則月光生于旁而為側，皆日之所照及而為盈，是也使如粉塗之說，則當見其東之白而不能見其西也。光生明之際，東猶有魄影之全信，月為太陰而魄為其體也。月中地鳥亦有可疑，夫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故日中金鳥，月中玉兔，皆日月之精日生卯而為房，日鬼，月生酉而為畢，月鳥，誠有取于互藏之義。觀於史：日中鳥見，月則東升有兔影在南，中天則兔影西矣。使為地影尚何南西之改易哉。○補：童氏發微曰：此承上文言月虧盈之理，日月同光，麗於天於人似無遠近，謂日近月遠，愚所未喻。終謂晦朔以前初謂晦朔以後終如鉤，晨見東方，初如鉤，昏見西方，上弦則昏見中央，下弦則晨見。

性理大全卷五 張理家 三十七

中央至望則日月相對而光滿集月於人為近日
 朔則日月同會而月光減矣集遠在外者以月
 望時言望之時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人在中間
 是人近而日遠也故月受日光全體皆明必常在
 於遠外若人視其終初與中天則與日近矣故相
 如鉤之曲如半壁而已不能全明也此可以
 驗其盈者在於遠月虧者在於近日蓋近日則光
 側照而遠日則正對也初五日初生明時為初光
 八九日將覽集沈括按宋鑑沈括字存中湖州人嘉
 終時為終覽集祐中進士累官太子中允提舉司天
 監置象器新曆轉太常丞時籍民車禁蜀鹽括論
 止之使契丹圖其山川風俗上之拜翰林李主後
 謫秀州卒括博學無所不通

凡律樂醫卜諸家皆有論著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
 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一也釋集月所位者陽月質本
 陽也質本陽而氣本

陰故受日之光而照之則明生不受日之精則不
 能溫物之如日也若畫之質以粉塗之而施五采
 此受日之光之謂也月位陽矣所成者陰而不
 受日之陽受夫之則有炎赫之感而無生育之功矣
 至於月盈相望之時月易中弦之際有時而食焉
 以其間虛之相射半弦之不全是以光為之食而
 月有不明之屢正由日精之不可以分故註補月平
 也故光有時而增減之而精豈有二用乎註補時相
 望但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故全其光有時相望
 中弦則光為之食者有以受日之精矣故曰精之
 不可以一也日之精即其中暗虛是也望時月
 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間虛所射故食集
 月所位以其質言陽也日之精亦以其質言陰也
 陰陽相交故不受日之光陽也陽與陽合故受日
 直也當也中弦正對之意也受日之光故光應之
 則明不受日之精故相望中弦正與相對而精射
 之則食蓋光者用精者體用可以兼乎外而體則
 貞一而不可以二也故精不能及月而不為月所

受人心之妙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亦如此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

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釋集日月有形者

陽月為物之陰以形相物亦各物也考究其道則有陽施陰受陽健陰順之理存焉故星月借日之光金水為日之附亦陽施陰受之道也陽施火日也陰受金水星月也又如夜之火照於金水則有光照明也此於木土不
能受光于火日之一端
註補相物猶言為日月也星日陽之屬也解集以形相物者以形相推而為物也日月屬也解集象而巳矣曰形者對道而言雖象亦形也對地之物而言在天為象在地為形故分而言之曰成象成形總而言之同曰形而下而巳理氣不相離故日月雖以形相推而為物未嘗無道焉日健而施月順而受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

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

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

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白性命之理謂之

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正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離入物故火有坎之象重離之中互坎重坎之中互離則各得其所安故日為離月為坎其形萬古不變而日常滿月多易也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其春秋聚散者相為推盪上下升降者相為求合網緼交密充動者相為揉錯非相生合以兼之則相克勝以制之如是兩端而巳欲一升之而不

降欲一降之而不升升皆不能也此其所以屈伸無
 方而合于鬼神運行不息而合于鬼神無有使之
 而然是不曰性命之釋集日陽精質本陰月陰精質
 理神妙之道而已哉釋本本陽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故曰互藏陰陽互藏其宅者老陽之位一老陽之
 位四河圖以老陽之九居四之外而老陰之六居
 一之外是老陽老陰互藏其宅者少陰之位一少
 陽之位三河圖以少陰之八而居三之外少陽之
 七居二之外是少陰少陽互藏其宅者日陽月陰
 運于有形雖萬古而不變至于陰陽之氣如環之
 運此來彼往或聚或散交相摩盪或升或降交相
 感應細縕交密而相雜揉蓋相並而行相克而成
 欲濟之而不可得此其或屈或伸了無方所運行
 天地無有止息非有以使之而然此則性命之理
 也蓋氣非理不行不有理為補陰陽有以質言者
 之王安能周流而不窮哉言有以氣言者以質
 言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若日月之形是也以氣
 言則循環迭至若四時晝夜之類聚散相盪升降

相求若雲風雨雷之類細縕相揉若溫涼寒熱之
 類是也相兼以助其不及相制以洩其過此皆天
 性命之集無陽之精而無陰則失其所蔽陰之精而
 理也解無陽則失其所依如是則散而不成物
 矣必陰陽交合互藏其宅然後陽得蔽而不洩陰
 有主而不散故各得其所安蓋性之相交形必相
 資以成也日之精本陰陰之精藏於陽也月之體
 本陽陽之精藏於陰也故其形萬古不變相資以
 成相待以久也相兼者相資也即相生也相制者
 相克也獨陽不生有陰以成而後其生之功以顯
 也獨陰不成有陽以生而後其成之功有因也生
 者倡其成而已矣成者成其生而已矣不相兼乎
 陰者歛也陰長而陽消也陽者發也陽長而陰消
 也消長相克又復循環也互相制乎是皆以兩而
 立理所必有故曰欲一之而不能此正所謂
 不有兩則無一語之至精者也最宜詳玩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釋集易曰日
 月得天

而能父照夫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運行不息
故能父照此皆得自然之理而能然若蒼蒼者天
之形耳非日補此與易恒卦彖辭日月得天而能
月所得者也註父照之意同言理氣不相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
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
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
日下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
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
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
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
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得

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
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年
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
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
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
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
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
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黃端節
日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
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
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
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
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者如筭日之法以九百四
十分為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
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
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分白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白之二百四十八為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一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為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

并二首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集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朔分齊而為一章也釋作也異術非正術也張子論天之日月星辰交食作閏之法蓋有先儒所不及者而黃瑞節之閏法又曆家千古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積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者如筭白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白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白之三十一會是一歲

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
 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
 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計得日十日又八百二
 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則合三歲之間
 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二十二日又六百單一
 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不可易者
 學者不知補周天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可不知日之一月行十四日比時有奇則與日
 對二十九日半有奇則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
 三百五十四有奇餘十日半有奇為閏與日對時
 則月為之食與日會時則日為
 之食此交食法即與閏同術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釋集 遂者生而成之名
 而歛之各補遂猶達也沈毅齋曰自動靜而言之
 疑其體也則主乎陰所謂乾不專靜則不直遂
 坤不翕合則不發散是也自小而言則則陽嘗
 蕪陰陰不蕪陽又豈可以並言哉論其分則陽一

而陰二陽尊而陰卑也在人則君臣父子之分也
 論其氣則陽始而陰成陽唱而陰和也在人則子
 弟臣妾**集**遂直遂發生也春夏之時是
 之類也**解**也開拔藏也秋冬之時是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
 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
 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
 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
 而散則為戾氣曠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

寒暑正

深子曰此二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旋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統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天氣不正之類暄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

釋集 熊氏曰主於凝結翕聚陽之性主於發達散布然陰疑之極陽氣必有以發散之其勢同歸於散陽方發散陰又疑合以累之則二氣相挾為雨而下陰方凝結陽得以鼓動之則飄飛奮揚為雲而起此所以雲氣分列於空中者蓋雨雲皆陰之屬也風屬陽皆陰氣為風所驅逐不能散故如此也故凡陰氣之疑結陽在陰中不得出則擊裂而出為雷之聲陽在陰外不得入則轉逆不已而為風之飄蓋雷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釋集 天象日月星辰是也陽天

也日本陰實月星夜也日本陰實月星夜也

註補 天象陽中之陰所以聚而明本陽中之陰也

註補 不散風霆陰中之陽所以聚散無陽者氣而已矣天象則稍有象故為陽常也

解 中之陰風文於物霆起於地本陰之類也然實有聲而無形有氣而無質故為陰中之陽孔子問居曰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注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霆偏出於地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五集 四十五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

來德之盛者歟釋集陽氣感乎陰之圍暴倏忽而動擊

聲之緩緩而歷春秋凡擊物之先亦緩緩也德

之盛者聖人也故能窮神知化以剛陽之氣擊惡

類之物作甲拆之品若有神以主之故釋集日帝出乎震此神化所從來之一端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

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釋集陰火日

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金

水相生本一類也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闢而

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形之妙也與火

日能照而不可死金水難親而或可入此其驗也

又曰水之明鏡之光隨解集直者照臨無碍之謂也

才各得也所應無窮也

土者物之所始而成終

惡不嘗有隱而必由於所感不能自施形與地之

道也形則碍地不偶也施者所應無窮施在光皆

至焉神與天之道也神無物不體天所以偶也化

以火日金水之道與形神天地相合故以之配說

非即以火日為神與天金水為形與地也

水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

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

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冰火之雜故

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

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

之精於木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錄之反流而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五集

四十五

遺體不

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揚光於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為養生之法故視反觀潛神釋集申即伸字華則變易而不能反其初也之際得燥濡者也火然不離火非木不生也金得黃赤之色生少土之際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也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論

四十六

良者所以成始而成終即土也兼體不遺無物不存者補此釋書洪範之意蓋水火氣也水經陰故也註聞下而不炎上火純陽故炎上而不潤下也水金質也木者土之華其性有陰陽之雜故有曲有直金者土之實其性亦有陰陽之雜故有從有革水濡之水當作土土者即木金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故以稼穡言之水火之所以炎上潤下又金木兼體而集此解洪範與陰陽升降者陰陽氣不遺者也解也升降而無定體水火木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之氣同升降於天地之間亦無定體烈烈有光焰者火之華也精則其精實著於土中而為乾燥無光焰者是也土之燥即火之精也消消流動而不已者水之華也精則其精實著於土中而為濡潤不動者是也水之濡後論五行處引註作土之濡疑是土之濡即水之精也鑠鑠銷之也相待猶言相資也反流者反覆也水火本流動之物金得水火之精於土之中而成質故鑠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論

四十六

之乃復流動如水火然性本固不相害也故又不
耗不耗正所謂相待而不相害也緊承上句言土
之疎壤者華也其堅實者精也際即交也水火之
氣雜在土中故曰得土之精華於水火之交際五
行之生惟土最後故曰火之終化者變
化而成質也物兼體言水火體萬物

冰者陰疑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

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集陰疑為冰陽不能勝之故陽麗為火陰有未盡
釋之根蒸暑熱也散而不能受者光芒四出而略

不能受**補**冰字恐當作水蓋陰多陽少陽陷於陰
註則成水陽多陰少陽麗於陰則成火

集冰水折成水生於天乙其體質本陽也至冬陰
解盛則疑結而成冰者成於地六陰之疑聚而中

之陽微不勝陰也火則陽麗於陰之外故有老而
中之陰猶伏藏而未盡也故中暗朱子曰陰以陽

陽陷於陰為冰附於陰為火

集坎離二卦也參兩天
釋道二篇皆窮極造化

陰陽之理天地之所以高下日月之所以運行風
霆雨露之所以鼓動金木水火土之所以疑聚
朔閏餘薄蝕之所以成張子無不究極其故亦格
物窮理之一端學者但當推類以盡其餘不可以
為高遠而忽之也
補此承上章而言陽陷於陰所謂陰疑
而陽未勝也陽附於陰所謂陽麗而

陰未集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陽在內者微而陰在
盡也 解 外者盛故陽陷陰中藏其精也而空洞無
光地一生火天七成之陰居內者微而陽在
外者盛故陽附陰外揚其氣也而烈焰有光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天何言哉 釋集 行與生天道之動也至教者聖人也至
德者天道也四時行百物生天所以示

乎人人以成人物以成物聖人所以示乎人以身
為教者也四時百物之動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
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之動莫非妙 註補 合禮記論
道精義亦天而已豈待言而後顯哉 語之意而

言 解集 此言天道之流行
告示人以至理

仁體
事無
不在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赤心
片說
出來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宋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首揚豈能到
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
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
以為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
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
體物為物之體猶言幹事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玉
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 釋集 然氏曰
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子 體物猶
言為物之體蓋物物皆有天理體之而無所遺也
猶事皆本於仁體之而無不在也禮之大小無非
愛敬懇惻之所發見者是仁體物無不在也凡
往來游息之附此理無往而不在于是天體物而不
遺 註補 葉氏曰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
也 註補 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

聖人得為而為

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則禮特虛文矣。詩大雅叔
篇出玉謂出而有所以往也。且亦明也。術寬從之意
言天道昭明。此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
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釋集 載

也無聲無臭之誠也。得為而為之。自然而為。無虛
假勉強者。不得為而為之。則無感通矣。此天地無
心而成化。聖人**註補** 童氏發微曰。有感必通。上天
有心而無為也。**註補** 之神得為而為。聖人之神
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星辰之顯晦。皆上天之事也。
有感必通者。自然之常理。天無所容心也。得為而
為之。不得為者。不強為也。備其自然之常理。
聖人亦無所容心也。然則天人其一道與。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道與。**釋集** 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
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下段。**釋集** 曰

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不忒者。誠聖人亦誠而已。成變化行鬼神。此
誠行陰陽之氣而已。是以四時自行。百物自生。神
道設教亦不言也。故誠於此。有感必通。故應于彼。
天下自然**釋集** 神道設教。神道以德而尚聲色也。
而服焉。**釋集** 於此自動。於彼天應。聖人無所容心
也是之。謂無為而無不為。發微不
可見而充周。不可窮。故曰神之道。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釋集 信者

春夏而夏天道之信也。威者神之無私何怒之有。
福善禍淫。如影響人知。懼焉。故威此之神。聖人之
神同也。德氏曰。天本無言。四時運行。確然不易。信
也。神妙不測。赫赫在上。匪怒而威。天命推移。真實
無妄。故能信天道生。**釋集** 主造化。鑿禍福者之謂神。
殺至公。無私故威。**釋集** 此自然之理也。非謂有神
人也。信者人信之威者人畏之也。天之道誠而已。
春秋不爽。其候而日月無踰其行。故人信作善降

生理大全卷五

張子正蒙

五十一

之百福作不善降之百殃因材而篤神固無私也故人畏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釋集此神字非鬼神之神

補命也之意神謂天德天謂天道集天與神一

理也以天之無聲無臭而在而不可測言即謂之神以神之運行有常理而言即謂之天一物而兩

名非也集運行於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集熊氏曰

上者本無形體是之謂道形而下者昧免集離乎

氣而實不倚於氣故即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之妙非有心所及也集無心之妙聖人之神也易曰

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顯之而發造化

化此天地鼓動萬物也皆以自然之理聖人循天

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天地則無憂也聖人

有心而憂者又難及天道也顯之藏之如下德下

木始用一箇母子成數無數是顯諸仁及結實了

將去種植一粒又生一穗一穗又生無數此是藏

之則見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矣補熊氏曰天道

動萬物聖人雖擬天地而參諸身故有愛民之心

天何憂哉惟其不與聖人同憂此天道之自然也

聖則不可測度至於聖則傳萬物而無集鼓萬物

心是豈容心計較者所得而企及哉集鼓萬物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正蒙

五十一

中庸

卷之五

五十一

而為固無心也故曰不與聖人同憂聖不可知與孟子本旨不同言聖人不能如天道之無心也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張子引用經書多於此章取義借以發明已意全但當以意逆志隨在發明或者一切毀為無用甚至謗譽為明何其果於非聖道也哉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

成為物不貳也集此解中庸至誠無息章義有小異

是也聖人則其誠之明著者焉不動而變以配地而言飛潛動植是也聖人則不言而化者焉無為而成以悠久無疆而言誠一不二也是也聖人則物各付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者焉不見而章顯諸仁也不動而集此承上章言聖人之事蓋不見而變裁諸用也覽章所以成已不動而變所以成物無為而成則成已成物皆解不見而章以成已言真實無妄自然而然也故曰已誠而明明即

辨章字言已誠而明其明為天性之所發也何見之有是若力以求明之經也不動而變以成物言故曰神而化言其不動聲色神道設教而民化何動之有化即變也無為而成總成已成物而推原其本故曰為物不貳為物不貳誠也誠則德無不實自然成已成物以貫之而無遺何為之有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註此明上章之意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集有

之謂本業日新之謂盛德易辭也不禦者不可禦也無疆無盡也作易聖人德業如此註大傳之意而言蓋富有即廣大不禦之盛日新即悠久無疆之道天地聖人一而已矣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正蒙 五十一

帝天之命主於民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也明其善良也耳目心思者人也無所不見天之目無所不聞天之耳無所不盡天之心思默皆出乎自然此見天從乎民民心即天心也故民歸心於湯武天命之以為主民離心于桀紂天亡之而失國古之帝王且新厥德懷保小民位高責重瘼危懼正此故也不然政乖民困身喪國亡求為匹夫而不可視聽明威出書臯陶謨蔡氏註威得良可畏夫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釋集四時一周歲也百刻一晝夜也陰陽兩儀自裁通是變是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也故曰通當

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程子曰此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人因人論德行朱子曰卦爻所以變化者在人所以能神而明之在德朱子之意欲人於四時晝夜化而裁其通之道一陰一陽是其變也陰往則陽來陽往則陰來無有停止是其通也一歲之滿百刻之終舊歲變新今日變昨裁一成歲與日矣然春而秋秋而春晝而夜夜而晝行通達無有窮乎
存乎心上言之蓋存四時之變於心則周歲之化吾可得而裁之也存晝夜之變於心則百刻之

化吾可得而裁之也此釋易化而裁之存乎變意
能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於心能推晝夜
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於心集此後解易多非本
此釋易推而行之存乎通意解直然有至理存焉
不可不察同歲之化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二十四氣行其間而月與日之數不能及也必
以四時之變陰陽老少之流行變易者存而推之
置閏參合然後其化可以裁成而不亂使不存四
時之變而獨以日月行會之數據而定歲則必冬
春反易子丑易位矣其何以裁周歲之化一日一
百刻之化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不
同必以其晝夜之變日之行度所以出寅入戌出
卯入酉出辰入申者存而推之然後其化之流行
者或長或短或晝夜相半可以裁成而不亂使不
存晝夜之變則其于午卯酉之通皆無以考矣其
何以裁百刻之化乎故曰化而裁之存乎變言欲
於造化裁之當存其變而考之也周歲之通即二
十四氣之化所以反復流行而不窮者推四時之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正學

五十三

變而行之以之者幾積分均時定歲則歲功不差
故曰能存周歲之通百刻之通神而推之則日與
所以反復流行而不已者推晝夜之變而行之以
之刻數定長短則日度不忒故曰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釋集

之載神而明者當在文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
當在衆學者此張子發明易卦之意也物性者指
人物之性此引易示人以窮神之事存字亦就
即道也心上言之蓋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
王於心此釋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意學者常存
德性于心則自然默成而信此釋易默而成之存
乎德行意下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
物性之神又由上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之意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正學

五十四

聖人之神惟天

集 上天之載無臭此大雅贊文王之詩故張子引以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人于天道而有所不知是不足以神明也當存文王之心以求知之蓋文王全天道純亦不已者也存文王即能達天道而神明之矣然所存文王者又豈他哉不過德性而已矣學者能常存德性即是能存文王自然默成于行有信于心不待安排思慮而神明矣故曰默而成之存乎德行默成即神明矣存德性之道克己復禮而已神即天載也即物性也以其無形無聲而能生萬物能應萬事故曰神存者存其心也衆人即即予所謂以物觀物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用萬物而知

釋 谷雖若神其聲咫尺能天下至思至靈隨感而應萬萬之物皆能知之此聖人之神猶天道萬物而成之極其廣大之功也

谷神之說始於老子空谷中有聲必應本非有意應之者而能應以是為自然之妙理也故曰神非曰有神人主以應之也朱子曰谷之虛也聲遠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天之神能妙萬化無所不生聖人之神即天也故

補 此承上文王言之谷能周知萬物無所不達

註 神見老子書蓋谷神之聲乃一應之聲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即天載之神故能周萬物而知亦猶易大傳知周乎萬物意何謂谷神朱子曰谷之虛也

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釋 遇父子之感則仁

著此聖人有感無隱也天道之神春感而物忽生焉秋感而物忽成焉若是之類皆隨感而應者亦何隱之有猶谷有聲而即應自不能掩聖人有感即應又何嘗有隱哉

註 聖人之心正猶天道之神

集 聖人有感即化無有隱閉而不有感必通也

集 能動人者正猶天道有神即生

無有在壑過而
不能化物者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
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釋集形而上者
之道得於心斯有仁之名有仁斯有父子之象
象猶言物也故道雖無思無為乃自然而然者是
以有物有則若荒唐恍惚補此與邵子有意必有
不可為象豈復有是名哉註言有言必有象之意
同斯猶即也蓋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
皆氣也形而下者故形而上者但得意斯得名
得名斯得象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集鬼神之神與性命道德
之微必先得其意知之真至然後能言之親切而
得其斯各言得其所言則其所言即其理之
象也使知其意象而不得其所言則其於道也
混莽然豈為能知其象者哉故語道而至於不能

件其形象各言大切者也則雖有所名言亦如
無有矣人其可窮理以求其名言之得象哉象
非謂理有象也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註熊氏曰
皆知之道自然非可以勉強為而所以不待
勉強自然之本體則衆人由之而不知也
之體寓於物而不雜於物所以主其氣而運行
者即是矣離氣而言非也雜氣而言亦非也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釋集天德誠也
此天德也此本集有天德則心與天合
中庸之意而言故能一言而盡其道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釋集人之明
等於日月天地也
尚何眩遷之有

也之道則常集如星夜燭火之明必為日月之明
示何悉之有解所掩奪若君子之正明則包羅萬
物無所不照與日月並明也豈為所眩乎不為日
月所眩明之至也常人之所以為觀者守之不堅
雖小有變異亦將改節况天地之變乎若君子之
正觀則神道設教久而彌章雖天地變異亦不能
遷故曰不為天地
所遷觀之至也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補天

已本形而下者也其神妙不測者天之德變化不
齊者天之道乃形而上者也然神者化之合一德
者神之散殊神者化之不測集神理也所以主
化者神之發見亦非二物也解萬化而運於無形
者自其微而言故曰天德又曰神化即此理之發
而流形升降變化群動而不已者就造化之迹上

言故曰天道又曰用用所以成其然而然即寓於
用之中如日月寒暑之往來草木之榮枯人物之
生死皆氣之化而道之所在也道固氣矣而即此
是神也神又豈外於氣者哉故曰一於氣言神實
於氣非指氣為
神也當精察之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補神即天德神一故

大故集神無所不在故曰無方易即化也勝負屈
無形解伸變近無定跡故曰無形無方無跡生物
靡常是固大矣然易者氣也理之發神者理也氣
之主理以去氣氣以載理合而一跡實非二物故
曰大且一而已爾補即上補於
氣之意與一故神之二不同也

虛明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

之充塞無間也補此與前篇凡氣清則通章之意畧
同蓋虛明照鑒是神之明也無遠

近幽深而利用出入是神之著者無方
解集 犀明照
 亮塞上下而無間也天與聖人皆然
解 鑒理之
 射段也固不可見然即其用驗之則可見矣柀
 之用充塞無間顯然昭著且居高听卑柀福吉凶
 無一爽者使其本然之不明安能如此哉不論遠
 近幽深之處是理無不出入而利焉即所謂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夫曰且及爾游
 衍也故曰亮塞無間言理之用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釋集 曰

如而通之以尺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蓋言聖人立
 象設卦係辭者以人之未占則有所疑既言則無
 疑矣自然脚踏手快行得順便顯道神德行可與
 酬酢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也皆鼓之
 舞之意也。草廋吳氏曰鼓舞者以鼓聲作舞
 容鼓聲愈疾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舞容亦不已
 提撕警覺振揚發明各為其所當為自然然而然不
 知孰使之者所謂及神也則凡天下之動為皆易

道神妙之鼓動也故辭不鼓舞不足以盡神
註補 此
 張子專論神化故言及此非為易而言也
 聖人設卦係辭之妙也蓋天下之動神有以鼓之
 也若辭不足以鼓舞乎人則不足以盡神故曰鼓
 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解集 辭狀神之言也如月陰
 曰鼓之舞之也以盡神也解 陽不測曰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曰神妙萬物曰無為而無所不為無
 在而無乎不在凡此類皆鼓舞之辭也不如是
 不足以盡其神之狀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宋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示天
 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
 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
 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味嘗或息也人鬼

則其氣有集此章又以神示人鬼對言以見神化所歸矣釋不息之道也朱子曰以氣對待言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以一氣流行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萬世論鬼神之道無踰此補按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也註地祇之禮吳氏註云詩書所言上帝三王天地宗廟之事多矣未聞天神人鬼地示之說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焉其上如在焉其在焉左右聖人所言鬼神如此而已未嘗分也劉歆遂裂為天神地示人鬼之異鄭氏又謂聖人之精氣為神賢智之精氣為鬼恠之甚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深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集辭緩急之言辭也象者神化形容之則不可也釋之體象也形而上者即道也神化補神化形而上者也急辭以盡神緩辭以體也註化所謂得辭斯得象者也太虛乃氣之歸其理謂之神陰陽氣之用其理謂之化神一而已矣故急辭不足以盡神化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
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爲化此直可以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
化所可同日語也哉

宋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
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
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
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

一揆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揆將
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
若非象指何爲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
以撐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爲晝夜無
寒暑何以別集在人在人者知之得宜用之通利神化
其爲冬夏釋之道已寓于中惟聖人之德盛者
能窮神則知之明者何足道能知化則義之合者
何足道兩在是合一也德合陰陽而與天地上下
同流此化之實也蒸鬱者氣之始凝聚者氣之成
從春而夏而秋而冬天時之化有漸也自生而少
而長而老人物之化有漸也然二氣不測忽焉而
聚忽焉而散忽焉而變忽焉而消乃爲神也此皆
以氣言之在人知義用利而備神化此以事理言
之至能化大而化之此其名也念德同流此其實
也蒸鬱凝聚氣之粗者浩然湛然氣之清者浩極
其大湛極其清聖人之氣也氣必得象而寓象必
得時而行健順陰陽寓乎乾坤之象動止二氣蒸
于作息之形人與聖人本無不同而有知義用利

知化窮神之異也釋氏消礙入空者以寂滅消其
 物欲之障碍者入於空無之境遠父母妻子以化
 夫入尚何各象之可言哉至於學者雖舍惡以趨
 善不過小小之變化庶幾消去其私累而已未嘗
 所得者也差薄乎釋氏云爾豈天道聖註補智存乎
 人神化之廣大微妙者可同日語哉註補中所以
 為神義行乎外所以為化智義兩全而用無不利
 則神化之事備矣此大賢以上之事也若聖人通
 神明之德則極其智而智不足道矣知變化之道
 則極其義而義不足云矣下又即人之化以明人
 之化其不言神者蓋神隱於中化見
 於外而天人之所以化即所謂神也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釋集

變則化中庸所謂賢
 人致曲之功變者誠

能動物化者物從而化變則象而化則精也化而
 裁之存乎變係辭所謂易之卦爻也一關一闔以

成卦爻之變開則顯關則微化而裁之者以著其
 功焉谷神不死是曰玄牝也人能養神則不
 死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
 五氣從鼻入藏于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于
 胃此老子之道如此若是者雖微其顯神之微而
 自不能揜其妙化之功也註補張子有云谷之神
 也故有感必應小呼應之以小大呼應之以大俱
 不可揜者也而千萬載亦如一日無有二死絕者焉
 亦註補合中庸大傳老子之意而言說教齋曰自陰
 通而陽謂之變退極而進也自陽而陰謂之化
 進極而退也變則自微而至著故浸長而有形是
 變固化之成矣化則自盛而至衰故消縮而無跡
 是化又為變之成焉以一日言之晝陽而夜陰而
 一月有二月之變化以一月言之朔陽而望陰而
 一旬有二月之變化除陽無時集神老子五章
 而不存則變化無時而不有矣集神谷神不死是
 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注谷養也人能
 養神則不死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

君子幽獨防亦不懈

性理大全卷五

天食人以五味，氣從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萬古亦如是，彼誠發之洋洋，知在此其所以常不死也。惟其誠有是氣，誠有是理，有不可掩蔽者焉。在乎人也。苟有是心，則雖欲消沮開藏，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然一有不謹，在隱微之際，必乘間隙而發見矣。是以君子雖處幽獨之地，必加省察以防人欲於懈。萌不可少，有懈怠焉。此即中庸慎獨之功也。補：鬼神常不死，謂微之顯也。人有是心，謂誠有也。註：善惡之心，此又以中庸鬼神之神，德建其見乎也。隱莫顯乎微，故君子集：人有是心，在隱微猶鬼神之子，慎其獨也之意。辭：理也。雖不可見，然善惡既實，則必乘間而發見於外，亦如鬼神之不可揜，所謂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也。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

辭不使其惡實於心焉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

神知化。窮神知化，自然而不可測，自然而能變通。

過智巧，藝術之私，而已豈廣大無方者之可擬哉。故必大人之大，而居至聖之地，陰陽合德，上下同流，有大德者，然後能窮神。集：神化者，天道自然之知化，而亦出於自然也。辭：妙非人思勉之所能及，故必人而位天德，德盛仁熟，而化焉，然後能窮神知化，與天合一。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

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實有是善，則好之如好色，又充實之而光輝德業，至盛乃可謂之大人。是大有可為也。大人而造聖

性理大全卷五

張一正家

六二二

化之域則泯然無迹自然而化不思不勉從容出
 道非人力之所能為矣然亦不過熟有是善之所
 致也若易之窮神知化乃聖人德之至盛仁之至
 熟以致其然決非小知私力所能為強而至者也
 熊氏曰德之大者納頹子具聖人之體尚且為
 也大而至於化則造於不可知之域非至於聖
 者不能為也亦在夫工夫純熟則自能從容而中
 矣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迹易言
 窮神知化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聖人德盛仁
 熟不能至此又豈專尚智力所可勉強而得哉
 頹子既竭吾才所立卓爾雖
 欲從之未由也已正此是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集 大可力而至化不可力而及故化則大而能不可
釋 勉強也化之不已而純乎天道之自然則不可
 測而至於聖神之位矣言其微妙不可測者若孔
 子之道不行可以止矣而又欲赴公山弗擾之召

於陽虎之欲見可以行矣然時其亡也而徒拜
 魯可父者然不合則接淅而行陳蔡可凍者不能
 行而絃歌七日此皆聖人神化之妙也學者則自
 至誠致曲始聖人則大至於天亦非聖之外別有
 天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

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集**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釋 時乾之辭也聖人無私心道

為體意之所為默與道契知理如星奉而行之是
 先後天而不違也其順至理以推行一天而已何
 嘗不合哉故居聖人之地者皆可勉強而至雖未
 至於化而不害其為聖但至化之為難焉若伊尹
 聖之也矣而終不能化夫祭柳下惠聖之和矣而
 終不能化夫距况其他或勉焉而至偏而不全未

有神妙之化大則近于聖而猶未也必化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居有大德自然之地而至乎聖神之域矣與天同德故曰天德惟孔子備註補此引易言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從而釋之以為聖人順至理以推行知與天無不合也雖然凡能任聖人之事者皆可以合天集天者道而已矣先後未至於化不害其能合也集天而不違者左右參合從心不踰矩之意順至理以推行即是上句意即是天也知無不合言知與道無不合也此聖人之事化者之妙也得聖人之在言能盡得聖人之所任者正所謂大也大則其體聖人幾至於聖故然道皆可勉力而至無難者然勉力而已猶不免為未化也故曰不害為未化乎天德言與天合德神妙莫測集驕氣盈大無不包何盈滿之大則不驕化則不吝集驕氣盈大無不包何盈滿之

身安而德

之註補童氏發微曰此明孟子大化之集人惟所得有註補義而用論語驕吝二字以發之集者小暫有不能便自視以為有餘故驕大則無所不有浩浩然自忘其能矣何驕之有人性有物欲而不能融集化故於欲有所本而不合化則與理為一物欲淨盡矣何吝之有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集無我至公無私也成性德盛仁熟是也不可致知聖而不可知測也註補亦明孟子大聖神之義性天理渾然也聖位集者大雖具體聖人猶有為也推至於聖人則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然後為復性之本體故曰大成性而後聖神就聖人之身指其位天德不可致知而言即聖人也非謂聖人未位天德至位天德而後謂之神也觀上二句說

窮神知化與天為一

君子未或致知

而後此句直說謂神張子之意亦可見矣此皆其用意精密處不可不察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

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

而自致爾釋集見幾則義明以下進德之事也窮神知化與天為一成德之事也下二章釋易傳意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

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宋下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

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釋集而外當作之外精

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釋集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皆易釋

咸九四之辭易本義曰精明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

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過此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

致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用力者往而屈也自致於窮神知化者未之信也是以德貴於崇崇德之外君子無待于致其知焉此與朱子之言互相發明皆下學之事補此與上章也前章言屈伸者在其中豫即素也註同意蓋精義入神所以求利乎外利用安身所以致養乎內至於窮神知化則非思勉所及故崇德之外君子無所用其力也葉氏曰說見易繫辭研精義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

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
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
知行之相資也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
而有跡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
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
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
有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能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

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集釋神化聖人

故神不可致思思之非可得者化不可助助之則
作為焉皆非自然之道必德盛仁熟自臻神化之
地思之功順之皆無益也故學者但當存其神而致
淵默之功順其化而待變通之日可也是心存虛

明而無我身體至德而有常順其變化而行所無
事達乎時中以合乎權宜則內外交養之密仁至
義盡有作聖之功矣知其微隱而存養之益深知
其章著而省察之益謹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又不
止其進德之明則能繼其至善之道而可以成神
化之性矣故學者必始於知義用利而至於精義
入神然後達於窮神知化之地也此亦補註童氏
善成性之一端也而未若易之大者也

曰此又明神化之義陰陽不測故不可致思推行
有漸故不可助長愚謂存虛明又至德所以存神
仁之至也順變化達時中所以順化集解神化之理
義之盡也微謂神之妙章謂化之若集解妙於自然
致思助長皆強求也故不可存虛明者絕私欲存
天理也如是而又於至德則天理全矣故仁之至
仁之至則體妙與神為一矣順變化而達於時中
則隨處皆得其宜矣故曰義之盡義之盡則用時
與化為一矣天下之理有其然孝弟之類章也用
也有所以然仁義禮智之類微也體也合體用微

生理大全卷五
卷之五
六十六

章無不有以知其理且又行之能至不舍而然其
善則內外兼備知行兩盡然後可以成人性矣成
性者復性之本然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

之釋集天德良能自然之能立心求之私我之意不待
成熱強而希至也學者但當希賢而後希聖

耳天德良能
註補即神化也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緇妄又謂有神人焉釋集孟子所
言神化

至誠之聖莊生所言虛無怪誕之神張子曰人之假也
註補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

不能則非聖人之上
又有下等神人也

神一
天下
之動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為也釋集動亦變化也天下之動動有
萬殊聖人之靜能一其動由

其全備一闢一闢之道極其神妙之功能變化
惡淨盡德日新天下之廣無不變化焉變而化之

于道乃所以神也人必註補雲峯胡氏曰本義曰變
知變化而後能知神焉化之道即上文教法是

也皆非人之所能為蓋為河圖大衍之數探著求
卦之法有變有化非人之所為也皆神之所為也

詳集動故能變化而無窮是則變化之所存即神之
性在也故人能知

變化則必知神矣

見易則神其幾矣釋集幾近也神無形易無體卦
爻天道皆變化不測者註補之

變化即神之所為也詳集易即化也幾近也神化令
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詳集一故見易則神其幾即上

節之意

性理大全卷五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可識矣幾

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

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釋集 知幾其神孔子釋豫之六

二文義經正者常道之性命無不貫通於心也常

道既正則一以貫之介如石矣寧用終日而何言

焉若是以其見動之微先得未形之吉也幾者德

而未著知之如是形者顯而共知不待神也既順

性命則經必正不俟卜之吉而吉也

補 其神乎蓋先見焉君子固貴乎預見其幾也

由經正以貫天下之事則何用終日其能知幾

可識矣吉之先見云者亦易孔子之言而張子釋

之**集** 易大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也**解** 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石

不終日貞吉介石馬寧用終日可識矣經

正介于石也經正則德定思慮精審自有以貫通

天下之理而知其幾終日吉凶已成之月

也析分辨也蓋善惡辨別之端即幾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

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釋集 如社之禮以事上帝帝嘗之義

以事其親不過存存孝誠敬之間性與天道之微也

性理大全卷五

易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

靜有常剛柔斷矣見其尊卑動靜是即陰陽屈伸

之義豈不能知神乎知神則知性道之妙於是制

禮作樂以事上帝以事其親否則禮樂之未

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此之謂乎

補 義曰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故不聞性與

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不過制度聲容之末何以

能用之如廟而**集** 饗即神也親雖死其氣已消盡

饗帝饗親也哉**解** 無所復存然子之氣即親之餘

也子能盡誠感之自然自無而有又有氣感召得

來此則因子之誠意感召而已消者復息至妙之

性理大全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幾亦神也非謂親雖死而其氣滿太虛可以感而
至也此已經程朱力辨詳見後形潰反原章下知
神無所不在以能知上帝與親未嘗泯滅可以氣類
相感而至饗之誠不懈而神可格也故必知神
而後能饗帝饗親神理也寓於易故見易而後能
知神神易性之本天道之妙也饗帝饗親禮樂之
事也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朱子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是向內做工
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利用於外也故當謂
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
橫渠可謂精義入神方能窮理盡性
釋集 義入神方能窮理盡性
註補 先知其理
謂之豫

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

而順性命者乎
釋集 性命即天理也狗物喪心即書
燕氏曰逐其外物失其本心是人心為物欲所變
後而天理滅亡者也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是不為
物欲所累而能安

性命之正者也
解集 人化物者謂人見變於物欲
滅天理心之所存純乎天理而圓神不倚則應用
隨物過化而不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吾性
命之理固不為物所累也故曰忘
物累而順性命性命即天理也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狗物而喪
也太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
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仁而聖人之事備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
 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
 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為能存
 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
 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
 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
 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
 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
 過弗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
 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
 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
 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敦厚其化化而不已也本益深化益速敦厚未嘗
 不化化者本未弘大所出有窮也故無用徇乎物
 而不以理是喪已也非理自失也性其性物其物
 知有此理而能性之物之乃知仁與之兼盡也仁
 知合一而存神過化矣二說相須其義始備能性
 其性故能存神能物其物故能過化性性如直事

性也能盡性而不失其性則胸中所存者皆神妙
 物猶言物各付物也物物而不滯於物則所
 過者與註補厚重有餘而不知變通之道是有體而
 之俱化註無用也熟於應變而無厚重之德是徇
 物而喪已也故大德者必敦其化然後仁智合一
 而聖人之事備矣至於性性為能存神則極其仁
 而敦不足言矣物物為能過化則極其知而化不
 足言矣化謂變化本註真西山謂事過弗留恐與
 張子本解集按厚以脩己言化以教人言君子之學
 意少矣解集以合人也為全故已敦厚而不能教化
 乎人是謂井斃无咎有體而無用也專務教化乎
 人而已則失焉是謂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徇物
 務外而喪已然物亦終不能化也是二者皆非君
 子之志惟有大德既能敦厚以自成而又能教化
 以成物然後其自成者仁也成物者智也仁智合
 一用兼盡而聖人之事備何也蓋大德者德之
 全有大德而性其性及其所固有而全之為能所
 存者神妙而不測是謂仁也物其物隨其所當處

而處之為能所過者變化而無違是謂智也故曰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

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釋集

靜而空則佛氏矣吾儒中之實心之虛故能存神而後知

化也然本於無我之私而後得夫正己所存者神妙於應物故又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克去己私則修身之道盡矣所存者神然後能應事接物而妙於無迹範圍為鑄金之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聖人範圍天地之化使不過於中道過於中道則溺於空虛淪於寂滅既不能窮理以致其知則不能無我至之感此與通書寂然盡性以知天命矣**解集**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同意範圍至化矣當自為一節言於天地之化當因其化而範圍以求之不可過求隱僻也蓋天

地之神化雖不可以形求而實非淪於隱僻者如寒暑之往來日月之推遷星辰之顯晦人物之生死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即神也於其數立法範圍以求之則神化可得若舍化而過求之隱僻則離神於化必溺於空淪於靜入佛老之歸既不能存夫神且又不能知夫化矣蓋神理也化氣也理雖不雜於氣而實不離乎氣故化之所運即神之所在也離理於氣求神於化之外則其并神化而兩失之也宜哉此與下段與易解不同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釋集

聖人圓動而神妙故能所行中正而不偏倚旁行曲成而有行權之智不至流泛而得中正之仁此聖人神化之妙如此再

註補

此釋易大傳之意目鼻口四肢之欲溺於流也蓋旁行不流是聖人圓神不倚也若百姓日用而不知

解集

旁行猶言是溺於流倚於一偏者也偏不正也曲盡言於

天下之道無所不知能勞行以貫通焉而不流於欲是其心圓神周流而不倚也溺於流則是陷於欲故不知道不知道則室而不通不能勞行矣

義以反經為本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

義入神則無方集釋應事合宜本動也至於無體之神則靜矣成性深仁本靜也至於終

化之妙補註反復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義精精則動矣註義至於入神由動而之靜也神妙於中故無方敦厚也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仁顯仁而能敦其化由靜而之動也化行於外故無體也方

所集集處事之謂義義以復常道為本不復常道非也解義也故以經正而後義精存心之謂仁其用不獨愛物而已以敦厚其教化為深不能化入仁猶未至也故必化行而後仁顯義以處事動也於

處事之義而能精所入神由粗並精微而難度是動一靜也仁以存心靜也發其在而敦厚其化由因而外靜一動也此言體用相須之妙也仁敦化則是天下之物皆能隨其大小厚薄而處之是無定體也義入神則是萬物之理吾皆能合其精粗隱顯而一之是無方所也此言人全體大用之妙也

動物篇第五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

○至之謂神及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
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佛之氣為言再此處
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
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人死便是歸祖集釋動物鳥類植物木類飛者首在
考來格便是神釋上立者根向下此本諸天地也
呼吸升降虫魚草木之神鬼也生死人之神鬼也
且至而滋息且反而游散亦天地鬼神二氣之神
鬼也或於風雷或於祠廟或於形鬼或於祭享此
又鬼神有靈者實皆二氣之良能也若神而不靈
鬼而不厲此又屈伸之變者其呼之則散吸之則
聚氣降則散氣升則聚故為漸漸者始於此也元
氣日來至則漸生日反歸則消散惟其來至之盛
則伸而為神惟其反而不復則屈而為鬼其屈中
有神陰極陽生是也伸中有屈陽極陰生是也註補
也因有迹之鬼神來無迹之鬼神思過半矣物
之呼吸在於一息之間猶植物之陰陽升降也物
物之陰陽升降在於一歲之間猶動物之呼吸也物

故動物有呼吸則生無呼吸則死植物陰陽升降
則生不升降則死葉氏曰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
而滋息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
而游散游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于而伸故曰
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史氏管窺曰動物植物
各有種類其所由來皆是天地開物之時二氣交
感之所生自此各從其類生生不息而天地生物
之氣實未嘗不行其間以植物驗之亦各以種類
相傳雖謂之物自生物可見也然從生至死歲一
榮枯生於春者必待春氣應而後生春氣未應彼
亦不能以自生也生於夏生於秋生於冬莫不皆
然蓋以開物之始所稟之氣各有不同故自是以
來所生之氣感而後應候而生爾謂植物自相生
不有資於天地之氣可乎動物之始終雖與陰陽
升降之候不相應然其一呼一吸即其所稟陰陽
之氣也其壽命之久近亦係其開物之始所稟之
氣各有不同集解動物非不資地以有生也而得天之
同而已氣多故有知竟如天之明能運動如

天之健是本諸天也。有呼吸則聚而生，無呼吸則散而死。植物豈不資天以有始也？而得地之氣多，故托形於地，是本諸地也。陽升陰降，則聚而華實，陰升陽降，則散而零落。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動植皆然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

而不散者，謂魄。補註列子曰：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按

說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棄而不葬也。此聖人論死，人有無知，與程子論鬼神意同。解集所謂游魂，以交魄，神散魂飛，形魄豈有日存之理？但其堅固，既久，故輒散耳。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

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釋集陰

冰之才陽者，漚之性。水忽而凝，忽而釋，漚忽而浮，忽而散。此其存其亡在於水與漚，不在於海。海雖欲與，不可得也。猶人之氣聚則生，離則死，亦不得而與焉。漚水上泡也。補註存有亡而

海水之本體，無存亡。猶氣有聚散而太虛之。解集人

氣體無聚散，故曰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生死其存其亡，亦猶海水之漚也。水漚雖不外於海，而海不預令生死，雖不外乎太虛，而太虛亦何所容？心自然而然也。彼佛老者，乃謂有神人焉，以主之而使之生死，嗚呼多見其入於邪而不得其情也。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釋集 息猶作息止也動而有止息者

根於天故其飛舉不滯為動物不動而
常息者根於地故其生長拘滯為植物
動物自首生故根於天頭向上也
植物自根生故根於地頭向下也
不息者莊子生物以息相吹朱子皆訓是鼻息出入之氣沈毅齋曰動物本乎天清而有知天產之陽物也然胎生者九竅外生者八竅則動物之中已自有對矣而乾男坤女未嘗無陰陽焉植物本乎地濁而無知地產之陰物也然陰木踈理而柔陽木鎮理而密則植物之中已自有對矣然乾男坤女又未嘗無陰陽焉是無物而無兩也至動植之物其稟氣殊類陽也而氣稟之中自有消長屈伸陽中之陰陽也其賦形異狀陰也而形質之中自有上下內外陰中之陰陽也是豈所謂一者乎

集解 息氣息也根於天者不滯於用得天之動也根於地者滯於方得地之靜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

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釋集 序與叙同大視小則形其為小高視下則形其為下

序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上下親疎之品秩也天叙有典天秩有禮書之辭也父子君臣分先後焉
註補 天序天秩出書臯陶吉凶軍賞嘉分小大焉
註 謨序書作叙熊氏曰人之生也先者為長後者為幼此所謂得於天者自然之倫序有小大則有高下相與並立粲然有文以著見此其秩然不可紊之禮無非天也上夫生物皆有不可易之序物之既生則當有不可紊之禮知有長幼之序則大經以行
集解 九峯蔡氏曰序正知有此禮而後遜以行之
第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秩也愚按知序則五倫必各盡其道而無所

生理二二二二二

邪感矣故曰然後經正知然則吉凶軍賓嘉所以
升降揖遜者皆當其然而節文無虧矣故曰然後
行禮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

體之而化矣

釋集

物能相感如男女牝牡之類體之而
化如鷹化為鳩雀化為蛤之類鬼神

施受陽施陰補是植物鬼神者即陰陽也解集鬼神
翁之道也

無物不體故其性無物不有不能感者如草木與
夫凡器皿屋室無交者是也然鬼神豈獨遺之哉

蓋亦體之但變化以存焉而不易見取凡物能相
感者男女相交是也草木固不能如彼之相感然

施受之性亦在焉如實種而更生是也芝蘭可以
寄生亦施也生氣至則受而生焉受也喬木附蘿

亦受也豈惟是哉夫物之極無情者器蓋屋室之
類是矣然且莫不有施受之性焉如壺以注水受

也濕而灌焉施也屋以宅人受也窮以播風施也
然則鬼神之無物不體也明矣但其亦變化與凡
物之能相感者異耳非無其性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釋集有同有異形同而性異或物同而氣異也屈伸
氣散而屈氣聚而伸也又有氣屈而理伸氣伸

而理屈者終始事或各具始末也夫婦牝牡同異
相感而成也有無即屈伸也非同異屈伸而始之

終之物豈成乎屈而常屈伸而常伸世無此理亦
無此物有同無異有始無終屈伸一也豈非孤立

乎婦不同於夫牝不同於牡同異相感也鬼神施
受之者有也體而化之本無而有有相感也上言

屈伸於末者包同異始終有無而言也利生者物之成功事之統緒無不通利也此章兼事物而言之先言物不獨立而有相感之機以著其道之端後言物不虛成而有相濟之功以全成其道之用事物之一體而皆由於能

註補 物無獨立之理如天在能伸也又申前章之義日月寒暑往來之類是有屈必有伸有終必有始日月寒暑往來之類是也所謂屈伸相感而利生者正以因日之往而月來因月之往而日來二曜相推以相繼則明生而不匱因寒往而暑來因暑往而寒來則歲成而不缺往者之來感來者之伸來者之伸又感往者之屈而有相生成歲之利焉同異屈伸即終始也此大學格物窮理之事同異有無即

集 發明者謂必始卒也此大學修己治人之事

解 有同異屈伸終始之變以發見明揚之然後其物為物不然則非其物也特堯然死形而已如孤木不能榮落愚騖人不能應物即是已謂之物可乎故曰雖物非物事又人與所為者與物對言物固以兩而成體

事亦以兩而致用如進退必有時二者相禪相感而後道盡道盡斯進退之事成否則非無進也非無退也進而不能退則其進為貪祿退而不能退則其退為忘世進退不合道則雖有進退之事不當而成矣又如同異必以同而異二者相感然後理則其同為隨俗貴非異而不異也同而不異異拂理同異皆不合理謂之成可乎雖物非物言雖有所為亦如無有不合道也

物也事事也總而言之亦物也故后於事亦曰非物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釋集 深求隱僻過為詭異獨人而終怪誕焉非其才之病則心之妄也衆之所共見衆之所共聞雖有大不同於我而我實天下

之公理乃陰陽乾坤之正氣為中庸所謂吾莊
 為之又曰君子依乎中庸惟聖者能之是也
 獨見獨聞若鬼物形象雖小異為惟非出於疾則
 妖誕之說也共見共聞若日蝕星變雖大異為誠
 出陰陽之正集疾氣為疾非理之正為妄春秋陰
 非疾與妄也辨陽之正非疾與妄也書域小異亦
 怪日月代明
 大異亦誠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賢才
出國
將昌

詩曰穆穆皇王君宜補君將昌天憲其道大夫將昌
 君宜王天之謂也註君將昌天憲其道大夫將昌
 天遺之士度人將昌將
 必有良子意與此同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集相摩以
 闔以氣言生必有補童氏發微曰息謂陽時陰
 息即天地之象註易大傳曰剛柔相摩又曰

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呼乃剛摩集息氣息也
 柔也闔也易大傳曰剛柔相摩又曰闔戶謂之坤
 闔戶謂之乾剛柔即陰陽也張子引用之意亦在
 天地之氣上言言人之有合
 天地明其得形氣之正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
 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集形耳目之類寤者欲睡之先既醒之後五藏之
 變肺虛夢金心盛夢火之類寤則知新事于見
 聞夢多想舊事於所習此補寤寤則陽在外陰在
 亦陰陽相感之一端也註寤寤則陽在外陰在
 內知新於耳目知之分明如火日之外影也靜則
 魂交於魄則寤寤則陰在外陽在內緣舊於習

知之疑似如水月之內光也五藏之變詳見素問

精微論或問人死之與寐何如愚曰人生氣不離形也死則氣已離形然乎陰也當禱時則魂來附之也故有應陰中之陽也然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也故有應陽中之陰也故有應陰中之陽也然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也故有應陽中之陰也

集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釋集 羽扇能扇風者敲矢之類人聲歌補形氣相軋詩之類良能亦形聲之自然者耳

形者而言也兩氣者以氣軋氣兩形者以形軋形也

集

應之以其聲陽在陰內不得出則奮擊而成雷是兩氣也桴所以擊鼓也敲也敲矢猶言射箭前去必有聲是矢之形布風而成是形軋氣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集

且聲聞于耳臭應于鼻味見于口溫涼之於肢體動靜之於容貌目木耳金口火貌水鼻與蓋涼土也同者吉補形有曲直炎上從革潤下聲有角徵異者咎官商羽臭有麝焦香腥朽味有酸苦辛鹹與夫溫中涼涼中溫動中靜靜中動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也帝則即天理也詩曰順帝之則也

集

形有五目為水耳為火口為土鼻為金前後二陰為水又筋為木毛為火肉為

生理大全卷五

土骨為金，皮為水，又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聲有五，角為木，徵為火，宮為土，商為金，羽為水，臭有五，檀為木，焦為火，香為土，腥為金，和為水，味有五，酸為木，苦為火，甘為土，辛為金，鹹為水，溫涼有五，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四時為土，動靜有五，動之始為木，終為火，靜之始為金，終為水，動靜之間為土，相生為同，相克為異，五行同異氣也，太極之所寓也，大極無不察，故樹無不全，帝即太極也，察昭著也，形五行三段，惟中段本，洪範圍前後二段，本素問前段，五藏之竅也。

誠明篇第六

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集 自誠明

性即天德高明博厚而悠久既無虛假又無間斷絕天德也明則誠無不照知無不盡良知也自中庸庸言之曰天道自聖人言之曰天德天道無窮聞見有限

補

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其所知乃人

之近愛於天自然之知也豈聞見小知而已哉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集 天道至誠無息聖人

至誠無妄非異體也理無不燭心無不知又豈異知哉誠則明明則誠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若曰天為大曰性為小庸人之見乎中庸之言與張子異者中庸言聖人天之道賢人入之道張子則言在天之性也

補

誠明在天則為陰陽五行在人則為律順五常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集

性在於人天道在於天別也小謂人大謂天

一太極也理實無小大之別故必吾性合天所知所用者皆天道也斯之謂誠明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

仁智合一存乎

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釋集 存而居

之也事合於宜者精密之道出於天者知至之則
 合一而存乎理矣仁無不體知無不知則合一而
 有聖之道矣動不括而無方所靜有常而能善應
 則合一而有神之化矣陰以翕之陽以施之則一
 陰一陽謂之道矣性無虛假天道真一純於天道
 亦不已謂之誠矣義命以精粗言仁知以體用言
 動靜以內外言陰陽以氣化言性與天道以天人
 聖賢言此繼發誠明之義一誠可貫天下之道
集 當為而為之謂義天付一定之謂命義命雖二
 解者其實一理也善無不包之謂仁明無不通之謂
 智仁者兼盡則可以為聖靜則寂然不動動則感
 而迷通動靜相涵感應不測可以言神矣一陰一
 陽運行不息則謂之道性實理也 **補** 在天為命在
 人道亦實理也合而言之則為誠 **註** 人為義故曰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故曰
 仁知合一存乎聖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故曰動靜

合一存乎神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陰陽合一存
 乎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
 體故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釋集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得天而能久成不載
 不息以其誠也悠遠無疆則其久也誠之誠於

仁孝事天誠身如西銘 **補** 仁人事天不已於仁孝
 之仁孝於乾坤父母也 **註** 子誠身不已於孝即天
 之誠也此君子所以誠 **集** 天之道發育萬物所以
 之為貴也釋中庸之意 **解** 長久而不已者乃所謂
 誠是誠在於不已也夫人得是道於天以生而不
 能誠是謂逆天非事天之道也然則仁人孝子之
 所以事天而誠身者豈無其道哉不過不已於仁
 孝如天之不已而已也夫推事天之道有在於不

性者萬物之一源大人能盡其道

已之誠如此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

不誠無物

補誠字為字下皆當讀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集

上窮方究是理下窮已

補

亦釋中庸之意熊氏

釋誠是理天人之分如此誠是

自無不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

集

萬物

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物而言一源者皆出於此也盡其道盡其性也天

以陰陽之氣賦人物以成形遂因賦之以性非出

於一源乎出於天

則非得而私矣

得私也惟大人能盡其性而不私於己故立必

與萬物俱立知必周萬物而知愛必兼萬物而愛

成必與萬物俱成彼自蔽塞而不足與立與知與

愛與成者則亦無可奈何也

上經

卷之三

八十二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

於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
如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
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其平下源之性也此
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物之道蓋西銘之
根本集立者能樹立而不屈於物欲也周盡也使
也集人盡知不獨知也愛保護其性不忍傷也
成全其性也性本萬物之所同有但蔽於欲而失
之取惟大人為能盡其性安忍坐視其民而不
教之使盡哉是故我能自立而無所屈必以是教
人而與之俱立我能知性而無所昧必以是教人
而使之盡知我愛護其性也養人之性而亦愛之
道之保護而不傷我能成其性也使入亦成之而
不壞盡我之所盡者固亦彼之所能盡也苟使大
人教之使盡彼猶自蔽塞而不知順吾性之理者
亦愚也則亦集未如之何矣

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釋天能為性自

謀為能當然之能也大人即聖人也盡性窮理以
盡其性之當然德之盛而仁之至此能於人謀也
設位天與人位也補謂盡人物之性人謀
人成能故致位育之功補謂盡人物之性
蓋天能生人物之性而不能使人物盡其性故聖
人修道立教所以裁成輔相盡人物之性成天地
之能集人性皆善由於天德非人之所能為也故
者不能不賴之天能然性雖善而禀或不同於是乎
謀能也大人盡性者不恃其天性之善而惟勤其
人謀之力也故曰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
謀為能故曰二句見易大傳亦斷章取義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釋生無所得不
喪不加損君補生死猶言氣之聚散其聚其散皆
子所性也註氣之本身故無所得亦無所喪惟

盡性之人能知之蘇東坡曰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

集 此即聚亦吾散亦吾解之其亦有見於此矣

解 意盡性然後知若誠則明也此有心知血氣之類皆二氣之合而生散而死也其合也非來其散也非往如晝夜之常無不足慨戚者而世之貪羨者有得喪之患惟盡性者則天能明於此理故生不以為得死不以為喪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集 物物皆有是性之解也誠能本備而不遺性無矣

補 未嘗無者即太虛是也所以為性

集 然物之有象可觀有形可執何嘗無有氣也氣必有理寓其間即其體即為性也理氣不相雜而亦不相離

生理大全卷之五 張子正蒙 八十三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集 天賦以仁義禮智之性通達無間

釋 極盡於道故氣之昏不足以蔽之

天命於人者亦通達無間極盡於性故時所遇之吉凶不足以害之孟子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學乃蔽與害焉性不可見氣則成形然氣無不躰塞天地假人物之形以寓之耳故性包乎氣之外而無不在命兼寓乎氣之中而理以行是氣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以為在外則不可見

生理大全卷之五 張子正蒙 八十四

以為在內則不可探故無內外之分而一待於性
 命之主宰所以思知人者則當知天盡性者必至
 於命學問之功益篤則性命之註補道後篇作無天
 道益通無可昏可凶之理矣註補所性者即太虛
 之理而氣以昏明非天所性故通乎氣之外而思
 知人不可不知天也天所命者即氣化之理而遇
 之吉凶非天所命故行乎氣之
 內而盡其性然後至於命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釋集性與天即陰陽鬼神之理

之氣在吾身註補童氏發微曰孟子曰知其性則知
 者分內也註補天也陰陽鬼神雖曰天地之二氣
 功用其理即吾所性之集我之性天之命雖太虛
 得於天者非外物也解而無形然實發而為陰
 陽鬼神非離氣而別為一物也人惟不知性命之
 理則吾之心所全者小故陰陽鬼神若無預於我
 者知性知天則道全於我而萬物皆具陰陽吾
 可謂之鬼神吾可格之矣豈非皆吾分內事哉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疑釋雖異為物一也受
 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
 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
 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
 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釋集疑人欲固蔽也釋天理開明也照納上照下納
 也五常之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水固聚結
 若物欲昏之也及其解釋則此性之開明也如是
 不失其水之性亦不失人之性故疑釋雖殊為理
 則一然水之受光或日月星辰小大明暗之不同
 由其照而見之納而影之隨物住形而已非故為
 是小大明暗也其光之註補此章當分作兩截意看
 一猶性之豈二道哉註補上截言人生死雖異其
 為天性則一也下截言人所賦者則同也解集天性本寓於天之
 受雖異其所賦者則同也解集氣主氣以成人則

亦寓於人之身寓於人之身者即寓於天之氣者
之性也正猶水有性本寓於水凝而為冰則水
之性在於冰矣是則氣之遇於天與聚而成人者
氣也其性理也冰之釋而未凝與凝而為泉者氣
也其性亦理也氣之聚不聚猶冰之凝釋雖異其
分也而理之為物則一然則世之學者其可視天
人為二而求天於渺茫欲人以自外哉物輕者非
事物也受光上疑有缺文此蓋以日光之照納不
二以明人性
之皆善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

釋集 明天人之本無二有我私

意也愛親敬長吾之良能即天賦
之仁義不愛不敬吾良能皆失之

註補 天性在人故天之良能人

皆有所顧一時為有我之私
所喪爾所以人不可不學也

上達及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釋集 天者失而復之也
徇者徧而依之也

註補 葉氏曰說見論語及天理則所趨且
以高遠徇人欲則所趨且以近溺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
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
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
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
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
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己
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
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
無須更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
此語只可名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恐
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釋集

性則理之總名有仁義陰陽兩道也命則所受之
 以吾身之心之本則也則一也神也是以不極總其
 性總之憂道則不至於能受之安分也以則言之
 正以窮理盡性而不可變也可變豈可謂之則乎
 則之全命能受矣推本其然蓋知天之與道為體
 陰陽消長寒暑往來自不能止息者命也其心之
 情不無所感按夫父子君臣鳥獸草木之道所以
 為有則之理者性也惟其然則吉凶禍福有所不
 較仁義禮智所當自修也雖若是聖人則不謂已
 能至于命已能盡其性常以有可憂者憂之不問
 於無憂者焉所以然者正以參贊之責在吾身之
 真也無憂者理窮性盡樂在其中可憂者如德之
 不修學之不講也此與前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章
 意同蓋性之總要處合大虛與氣化
 言之也為萬殊之一本也天命而人受之有物有
 則也為一本之萬殊也本極其總一本之理則不
 至其窮萬殊之妙盡性窮理能至於此而不可變
 及所以盡吾之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

無感者為性此所謂天能為性也聖人猶不以天
 下所可憂而同天之無憂者以輔相之道在乎我
 也此又以人
 謀為能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耳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
 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
 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集湛一氣之清純攻取
 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釋氣之濁失攻者力勝
 之名取者必求之謂屬厭屬繼也厭足也攻取之
 性即人心也食色氣味之性亦氣質之性也本湛
 一補熊氏曰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
 也註飲食臭味之需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

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與味亦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累失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無以口腹之害為心害無以心害也厭平聲國語常氏註屬適也厭飽也愚以為屬類也知德者類厭足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而以小害大未喪本焉取非謂知德也

解集 湛然一者者迷閉口枵腹絕此攻取之欲者也

一所謂性也故為氣之本蓋理以主氣也然氣以成形形必有欲故有攻取攻取未便為惡也但有攻取而不知節則流於惡不難取非謂人不當有有攻取必絕之也攻取之性性字以氣質言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註補 心統性情者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成物已 成不失其道

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釋集 遺體物不遺成已

也物能體我成物也此與中庸至誠盡性章參看性諸道性原於道命諸天命出於天成已成物可以資天地**註補** 因中庸言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則之化育也知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其性同也命諸天其命同也我體物未嘗遺我之性命即我之性命也混物我於一體無有間斷之性命即我之性命也然後能成已成物各盡其故推而極之天命所在然後能成已成物各盡其道無一毫有**解集** 盡人物之性者顯言之也至人物我之私也**解集** 之命者使人物亦各至於命造其極也人之化物之成若是也是何也蓋人物與我莫不稟性於道付命於天我之體有性命也物味嘗遺物之體亦有性命也我亦知其不遺人己一道同此性命之理也故我能盡其性而至於命也

然後遂一以貫之不惟成已而
且成物兩盡其道而不失焉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

妄不可不詆釋集告子以性註補生者氣也偏於晝夜者也

愚謂性即人物所以生之理也蓋人得氣之全以
生陰陽不偏故其性亦全物得氣之偏以生或偏
於陰或偏於陽故其性亦偏蓋人物在胞胎時便
有此生之性而其理之或偏或全已定于中至出
於胞胎自此形體浸長而其性之偏全始見不可
變也專以氣論人物之性固不可專以理論人物
之性亦集通合也與易通神明之德之通字同晝
不可也解夜即陰陽也凡幽明死生鬼神之類皆
是晝夜氣也晝夜之道理也理不外乎氣而實不
雜於氣故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所謂晝夜之道也
在天地為晝夜之道人稟天地之道以生其道在
人為性其理本無二者故亦寓於氣而不雜於氣

然後為性若以生為性則是氣而已矣與晝夜之
道既已不合且人與物皆有主也等而無辨何貴
於人哉故告子之妄不
可不詆恐其亂道也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及不善及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及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

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釋集性於人無不善本然之性

存乎其間學之功反不反也反復也過天地之化
舍其正路事於高遠天地之化則至中至正無過
不及者也性之善不善命之順不順皆由一繫字
繫者物之繫於此也明善以後其初善反者也不
明乎善不誠乎身不善反者也註補堯舜性之也湯
順者當得也不順者不當得也註武反之也故曰
性於人無不善係其善及不善及而已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故曰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

性理大全卷五
卷之三
八十九

程
極有
切於
聖

已集 天地之性即性也過者失之
解 其性也命以吉凶禍福言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宋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
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
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
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
質之性即此體隨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
○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
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
說定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
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性善而荀卿言
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

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
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
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
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
善乃天地賦與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
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
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
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
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
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
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
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
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
雖有贏表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
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
命於氣善惡由是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
純粹至善而平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正學

九

焉則理固存而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
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
氣不用事或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
賈氏曰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
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
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為人處以本然之性無不善我當猛省何為而不
善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由是克己復禮必善而
後已且張子之言與同子幾善惡之言反相發明
後世論性無出于此其學問善友之道則于思學
知困知利行補人得天地氣之全以生陰陽不偏
勉行者也故其性無不善此所謂天地之性
也雖得天地氣之全而不能無清濁美惡之殊氣
之清質之美者則其性善之本躰以見氣之濁質
之惡者則其性善之本躰以敗故君子之學喪其
氣之濁者而為清質之惡者而為美則可以復其
性善之本躰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也葉氏
曰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不善所謂天地之性

也氣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
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
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為性蓋不徇乎
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
善是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
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
善惡混故豐豐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亡故舍曰善而口成之者性

才與孟子子天之降才同天者天之道能剛不能柔
剛之才偏能緩不能急緩之才偏也天本參和
不偏者三才相參謂之參陰陽無停謂之和燮之
以生物氣之以成物既賦於民亦賦之於物此相

參也然天以生生為心民既仁之物亦愛之此相和也陰陽迭運剛柔相摩天道之不偏也本然之性善間以氣質之有惡是性未成而混盡性之功未至也聲臭勉而不已也惡盡去則善因以仁者惡與善對惡之法則善全然善者性中之事一性既全盡而無惡不復見其善而惟見其性之成矣故論善不言而獨言成之者性乃益見其不偏人之才則氣之厚不才則氣之淺此又偏之本也

補 童氏發微曰此言氣質之性有剛柔緩急才否之偏人能養其氣反之本則性盡而與天本參和不偏者一矣易大傳曰**集**天太虛之理也參和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解 不偏謂皆善也性味養成則雖於氣質氣質有剛柔緩急之不同故善惡混非謂本然之性有惡也本然之性固無不善者必待養而後成者氣質拘之也善因以立者為有惡故相形而言絕有善之名惡盡去則純然一體矣何善之有故曰善因以立此解繼善成性承上節之意而言與易本旨不同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夫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必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張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以勝其氣則抵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夫而已蓋死生脩夫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其天德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於氣之命為聽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字曰如此○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盛得少淨潔梳盛得清汗漫

梳盛得濁○曆室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為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釋集性命於氣隨向於氣氣為主也性命於德隨氣向於德德為主也性天德命天理德勝氣質矣備乾坤之道崇易簡之德是曰天德蓋三才君兆姓受天之命以為天子是曰成位天地之中死生有命氣之短長富貴在天理當取食商湯周武乘理勢而取高宗宜王求後于邦家非志意所與解不與二字似註補德不勝氣則性命皆本於氣故若不相開也註智愚賢不肖富貴貧賤死生修夭一聽命於氣也若窮理盡性是德勝其氣則性皆天德愚可智不肖可賢也命皆天理貧可富賤可貴也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夫而已蓋全盡天理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如仲尼乘匹夫之賤與益伊尹周公遇繼世之君也其他若舜若禹若湯若武則天下豈有不歸者

生理大全卷五
卷二十一
九

哉葉氏曰義理與氣質相為消長德不勝氣則氣
 為之主而性命命於雜揉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為
 之主而性命命於全乎本然之善窮萬物之理而盡
 已之性此學問之極功也學至於此則查滓渾化
 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
 何氣質之為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
 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
 而已且將性命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
 然者而言故性曰天**集**德吾能盡性而有所得所謂
 德命曰天理而已矣**解**德也吾之心有仁義禮智
 信之理所謂性也吾之身有吉凶禍福死生壽夭
 之稟所謂命也性雖載於氣稟而有不同本無不
 善命雖出於氣稟而有定則然天理亦有可回者
 使不能修德則德不能勝其氣稟性雖拘於氣稟
 而不能開命各隨其氣稟而不能回矣是性命皆
 由於氣也能修德則德能勝其氣稟矣故性固復
 其初而氣稟不能拘天亦祐有德而氣稟可以反
 是性命皆由於德也以上是論理窮理盡性正是

修德以下纜著人言性天德者純然至然復其本
 然與天為一也命天理者百祥駢集皆天理之所
 致回氣稟而得福者也易謂勿恤其孚不食有福
 即此意也氣不交獨死生脩夭者謂富貴福慶之
 類雖氣稟所不當有皆可以天理而回之其不可
 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成位指爵位即受命之意
 也與易不同所謂天理也者以下又言天理可以
 回氣稟得天命之故脩德而有天理則德降及民
 能使天下各得其所悅而且通如此則歡欣交合
 天下必歸之矣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
 成位也張子以命為天理所當德以遇為一時氣
 稟所遭非天理之常也故有命遇之說所乘者勢
 也如伊周事繼世之君而不可有天下勢在商周不
 可回也所遇者時也如孔子時遇衰微之極而無
 天子薦之故亦不能回天命而有天下此皆變也
 非常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亦與論語不同皆所
 章取義特借以明已之說也問若將性命作兩字
 者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朱子曰橫渠文字

此自如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

見聞不弘於性

釋集

而利也利順利也滯礙滯也順利

固不可通故為物所以風雷至速矣然有形可識其聲有時而發有時而未發吾心靈之速則隨感而應雖風雷不能速於心焉心者有形則見有聲則聞隨物接應若抵當然為一物之小不可大於性也性則無時不然無物不有至小天下莫能披至大天下莫能載心所藏性之妙而又大於心焉蓋心不過一身血肉之軀殼性則兼夫健順五常之德心不可比其大也

註補

章氏發微曰利者無

解集

無所不至之謂利風雷雖輕清之物有象則猶不免為物也故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所至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釋集

於其

循有限不若心之瞬息之間無所不至蓋心思所及不知幾千里也然心猶不失為氣也為見聞所禦則亦有所得而不能通有所拒而不能容矣安能如性之無不包哉蓋性者理也理無所不有具性者心也心之小特格於見聞耳能不格於見聞則性與心合固無心大之分矣故曰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

註補

謂習

天地之性，即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雖無不同，而氣質之性，則自有清濁美惡之不同。所以有相近之說。**解集**：性，氣質之性也。習之所，能變者，謂善未至也。極其善矣，善惡與之甚相遠，故不可變。惡未至，其善猶近也。故習於善，則善下愚，則性極其惡矣。善者與之甚相遠，故亦不可變。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釋集：察無

察之功，有小疵，其本然之天，童氏發微曰：惡不盡除，則善無由成。性惡，熊氏曰：惡雖小而必去。不盡察，則善無由精粹。**解集**：則無有不善，斯全其本然之天。惡雖已察，而未能盡去，雖已為善，然未至於全。本然之天，猶為粗疎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

君子與天
地同流
異行

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釋集：帝天，下理也。聖人

過於思慮，無勞於知識，而一順天之性，出于自然。無流則天地無聲，無臭行其自然而無所妄。隨物成就，形而無迹，聖人則至誠無妄，默而成之，因物成就，而有形。此其所以異行也。然能順帝之則，則亦天乎。**補**：釋詩大雅皇矣，篇之意，言文王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人有思慮，知識則是自喪其天也。蓋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苟有思慮，知識便與天地不相似，豈不足以自喪其天哉。亦非莊子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解集**：不識不知，以寂然同於大通，然後坐忘之謂也。則天理也。即性也。人雖動靜皆不可苟，而所主者，猶靜也。使未應物而此心膠膠擾擾，思慮紛紜，是猶不水而寒，不火而熱，喪其鑑空衡平之體矣。又安能動而皆當與天理一哉。故必寂然不動，雖其所以常惺惺法者，不可忘，而百感知識弗先存焉。然，后本跡完，固靜固當矣。由是動也，動亦皆順天

則而無所遺焉不然其天也何也天地之道必靜而專一故動而能直遂君子所性與天地之道一理也而特異其行耳安有不靜而能動靜皆當者哉同流一理也異行一天一人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承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

之也釋集在帝左右詩大雅文王之篇周公述文王之德以告戒成王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

謂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故子孫蒙其福澤君有天下有問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文王是此理天子亦是此理學者李教人行已亦是此理張子指時義為天理是也今動靜由於理在帝左右也帝即理也時義時中而合宜也述傳舊無作為也天理無古今

和樂之端

今人之素行者集但述之而已上帝臨女詩賦爾心可不畏乎也言察天理與之相存右而不離也解集詩大雅在察子教人行已皆不外天理正見其在帝左右而已矣釋集富有則業可大日新則德可久和樂行道則憂慍成之淺近而已和則順樂則安亦天地之性也其以則萬古無不在大則六合無不包解集和者同知同行之理也務為同知同行之理而不過為詭異之行則我之所行即人之可行者也故曰可大言可以推之天下也樂熟也人至於熟然後物欲不行德性常用可以長久而不變也故曰可久天地之性指人言即道也非指天地言也又大道也大以和推久由樂得故和樂為道之端

天地之性大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釋集陰陽剛柔之性莫非天所予也領字未詳惡好皆去声或曰領首也首能盡其所可惡者而全其所可好者可惡者物欲可好者德性治世多君子亂世多小人或治世亦有小人如白晝有陰霾風雨而黑夜星月未必能照
註補葉氏曰領惡于幽室此陰濁所以常多也哉
註補而全好見禮記鄭氏曰領猶治理也好善也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於天地陰暗而陽明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
解集應氏曰領謂進愚必明雖柔者必強者是也
解集總攬收拾之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

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釋集偽慢者客

流弊也非性之德也偽則不誠
註補上知字張子就慢則不莊誠出於心莊形於貌
註補自己言下知字

就人之偽
慢者言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者與
釋集誠為信莊為禮未嘗不出于性但勉

然也必盡性窮理斯性之德不言而信
註補勉而後

其為慢之病根猶
解集非謂人不當勉但謂勉而後

在非性之德也
解集誠莊則是與性為二猶未勉也惟不待勉強而自然誠莊此則能全其性與之為一矣君子其可以能勉為足而不求至安哉不

生理人三卷五
長一五
九

言而信誠也。不怒而威莊也。此樂記之言。張子薦之以明人不可安於小成耳。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

回則勉難於苟也。

釋集 回邪也。詩大明篇厥德不回是也。此章與論語人之生也直同。

之生也幸。幸而免同義。解集 回曲也。不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

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

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

險幸也。

釋集 情實也。屈伸相感以利生易之道也。陰陽感而利生則人物由此而生。由此而成。畧無卑假亦無止息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人之道。

也。誠之感而利生偽之感而害生。有利有害者。因雜之偽也。中庸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倖。誠偽情偽相感。言有時而誠。或有時而吉凶之謂乎。解集 偽也在人身上。言故曰雜之偽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

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釋集 順性命之理而命得其正。吉凶有所不較。蓋滅絕天理窮

極人欲不正而。補釋 孟子樂記之意。董氏發微曰。死豈曰命乎。張子合集 滅理窮欲則非順受其正也。故

而言之。解集 但出於人為之招。豈命之正也哉。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

聖人 不以 見聞 梏其 心

天下無一物非我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跡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融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融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融用之融不同○問不以聞見措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融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

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此心便斂入虚空裏去了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真氏曰朱子云去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集心者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是疑張子之說也釋者故於天下之萬物無不體之而為吾分內之事者不體之於內則此心為有外者而不能體之為一桎梏者械繫之謂所以小而不大也已之不大大其心有我之私也物之有不體不知在我之當視為一家也豈有所謂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者乎德性所知盡乎浩天之大全見聞所知拘於一事之小蓋見聞有限體物無窮乃天性之聰明也註補此章當分作兩段意看蓋大其心無一毫有我之私則能體天下之物但一物

有未體則心便為有外若與已不相于聖人盡性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即孟子所謂知天仁之至也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未足以為仁也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即孟子所謂知性智之盡也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未足以為智也味朱于本註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集釋象物也由於父子則知吾心之仁由於君臣則識吾心之義孝於父而不

幾諫忠於君而不格正反喪其心之理矣如好樂者心好色者亦心樂與色象物也因其物而知吾心之好也若徇於聲色反喪吾心之好徇之隨之與物無異故不可謂之心補註由象可之理徇象反以喪心之理蓋知象者即所以名吾心之理因有形似而非真有是象也存象之心

則以為真有是象則心亦集釋如耳目鼻口四肢一象而已豈得謂之心乎解影象也富貴貧賤進退動止象也而心之理無不貫焉故由象而求之可以識心蓋心之理雖無形而其用未嘗外乎象內外合一體用交資心之理也徇象則是逐於象之迹而不知以理制之則心為所溺而天理喪矣安得不喪其心哉知主也此下言徇象喪心之意主象而使之當理者心而已矣必虛靈洞徹一物不累然後能為萬象之主使心逐於象而徇之則是心為象動而心中存一象矣存象之心則不能師其象而主之與象同死象而已安得謂之心乎蓋心失其職也故曰喪心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釋心

內耳目為外知合於耳目之外知德性也耳聰目明不碍於私欲之蔽則能受天下之事而理無不

燭之內也知德性而內外合一故有過人之知耳目所知者物心所知者理以理處物故知之也
集人之天性本自有知但因耳目所發而發耳非由耳目能受而觀之可見人之心自有內外之理也使徒求於耳目所聞見力持強識則是聞見之知而已終無所得故必能養其心使其天性自發是為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蓋天性所發乃真知也夫子所謂一以貫之是也耳目所受博學強記是也受知耳目者始學之功合內外於耳目之外者聖功之極二者不可偏廢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

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

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釋集也而莫大於日風雨非無聲也而莫大於雷霆人以塵芥之微得然之軀目接乎日耳接乎雷霆雖極乎高遠猶得以接見之天之難當其大者以莫大於太虛也人有萬民物有萬類以吾心之知恢廓推廣之亦不能究其極充塞天地彌六合又何高何遠之界限無所不識不知上下與天地同流也然必思盡其心則知此理之所從來者天也學者其可不盡心於見聞之至理哉盡之則明可以通晝夜幽可以知鬼神天下萬萬之物盡包乎此理太虛之中孰能勝其大哉此與上章皆言心大於耳目之義不禦言無盡太虛謂天之理吾心之

註補理析從來即天之所賦於我者也
集天生

太虛不禦之理即付於人而具於人之心但人自小之耳使能自知其大而擴充之則固萬物皆備

易究其極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也盡心之道義以方外敬以直內存養省察兩盡其功而已人之心本於天而生天之太虛無所不包心之理本亦無所不包也是為心所從來但人自小其心以為與天不相似故安於淺狹而不能盡知所從來則必自謂心之大矣故自不能加盡心之功耳日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釋集

非耳不聞非目不見有時聞見徇於物欲則為德性之累然聞之見之而聞其知識由乎天理則為合德之要實格之之端也無所見聞安有知乎此聖門之貴於多見多聞而因以擇之也

補

耳目之受有以格之於內故此章又言聞見之不可偏廢也

耳目為性累者徇於耳目之聞見而不知反之也言其或有時為性累非謂耳目必為性累也格之之要者吾心合內外以為德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識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

知爾

釋集 天之神上天神妙不測之道而性之所由出也天功因耳目聞見之間自然有德性之知

此為天之事功而非人力可能也故其所知之智出於天性之自然但因身之耳目而發見之智之神妙不測然後成其耳目之見聞也若因事物之相形感不一者自謂能見能聞之私意不覺物欲相參尚何為凡民之有知識乎

補 性即天之神貪天功為己力亦借左傳介之推之意

集 天之神謂天理人莫不得天理以為性由是其性而循之則為天下之事知之無不明慶之無不當而吾身成矣是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以性成身者復其性之本也自謂因身發智者謂天本無所有於

我我自能因其身而未於外以發其智也人之能
有知者以吾性本有知也故能因耳目所感而發
是乃天之功也不以為天之功而以為己力矣此不惟不知吾性本
致則是貪天之功為己力矣此不惟不知吾性本
善而其所知者亦必不能盡也
安得謂之智乎此明人性本善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宋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
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得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
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
不知有已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
川亦云除却身只是
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以道體物所以為道之本物有物之
道身有身之道一以處之故為本也

補註

體物為物
之體也

身之體也道之本即上天之神也體物蓋
言之體身則切乎人矣身而能體其道則其為人
也大矣道能物身有是道則有是身故道大不能
物身而累於身則道亦一物而已豈不藐乎其卑
故**集**然之妙本無物不其視吾之身即天下之物也
然之妙本無物不其視吾之身即天下之物也
則是吾之身與物本無異皆見於道者但人不
知道為身主律律自恣不聽命於道故累於身之
役而陷為小人若使身而體道則是道為體也
其為人也大矣何也蓋體道則道必能物其身而
主之使其往來動靜不失理矣故大物身謂以
物視身而
能主之也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集天即道道之大原
出於天也不疑理

無感也身又為道之本蓋天如是之大物如是之
多有道存乎其中也故以天體身以身體物至明

性理大全卷五

易也何疑之有工夫在一能
字道能體身即能然物矣
必天然身則吾身即天矣天之理無所不包故於
蘊物也必能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而然之也
何疑之有不疑者
言其必能體物也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釋集 成心者
補 私意也
註 成心忘猶
言克己也

心之靜也當寂然不動若事未來而先有是非
可否之意逆適於中熟而不知變故曰私意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釋集 成心忘則私意
不動天理精明

神而化之尚**補**所謂纖惡必除
何有私意哉**註**善斯成性者也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釋集 人之無私我者可行則行
可止則止一變化以至於

道無過不及之差豈復
有私意雜於其間乎
註 即無過不及之差

心存無盡性之理

君子大於道

是所謂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意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釋集 此章言心者
亦指私心而

言也私心存則事皆抵牾悟道不周流無有能盡其
性之理惟公其心全其性以至於命則至於聖不

可知**註**補此承上章無**集**聖不可知則私心忘而
之神**註**成心而言**解**性無不盡矣故謂之神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釋集 道體物我然

以私我為大則聖
罔念而作狂矣**解**則我大道者萬物之主以道

然物我則我亦物也聽命於道者也故道大惟道
大於物我故君子之所以為大人者惟其以身然

道大於道而已矣若夫不能然道而徒自大其
身則驕夸躁妄不免為狂人而已也嗚呼戒哉

性理大全卷五

長

萬象無隱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集

天理既明萬象皆能燭之若窮人能欲之私則如顧區區之影

補註 燭天理者公於天下如向

釋

離明萬象異狀皆在吾目

能大其心與道哉 中窮人欲者私於一己如專顧影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示緣大以未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疑夏蟲

以其**釋集**釋氏曰佛即是心心即是佛更無別物亦

不識**釋**無別心向人造惡狂受輪迴苦難修善在

受勞苦雖曰法也不原於心非堯舜之德中孔子

之明德新民者不過欲天下之物皆歸于寂滅而

已如是則釋氏之心法小也末也天地之道大也

本也孫綽天台賦曰夏蟲之疑水輕翻而思矯矯

註曰夏蟲疑水以其不識釋氏不知天命

地之大道豈不似夏蟲之不識冰者乎

即所謂性而反以心法起滅天地欲消疑入空也

夏蟲疑水不知所出莊子曰夏蟲不可語於水者

篤於時也蓋**集**釋氏養心之法貴在苦空而已天

借此為喻命之道固有陰陽升降天地日月

不可無者釋氏不知天命之不可無但以其心法

之所謂空者而起滅天地故遂以天地為幻妄蓋

以天地為害道之物非道之所宜有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

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不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

生道不全卷五 長一五

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

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

不能究所從也釋集明顯然也佛氏之害甚矣欲人皆

於空孰為營度之忠皆祝髮而袒裸孰為衣冠之

族皆游方而供養孰為耕稼之夫此其不可之小

者甚而窳妾倡之入主迷之入於官寢禍及天下

此又不可之大者必正經常而邪忒自息必人其

人火其書廬其居而補註六根眼為色根耳為聲根

後王道明天下一治乎註鼻為香根舌為味根身為

觸根意為法根蓋釋氏妄意虛空為性而不知下

園天道為用反以六根之微不見之小因緣天地

業氏曰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

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

性也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

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連

皆失其中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一

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

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

之過塵芥六合合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塵芥幻

其知所集釋釋氏以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嗅舌所味

從來也集釋身所觸意所思為六根其道以為六根

所不當有者也遂因緣天地之道而明之不能盡

性理大全卷五

第六

百六

中正貫天
道下之

君子
大居正

性理大全卷五

張子正蒙

日七

中正篇第八

此篇論人當植立
大中至正之道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
 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
 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
 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釋集 大居正禮之辭也得所止
 不偏皆止於至善之地也致推極也足僅足也仁
 則守之固皆則擇之精亦中正之理聖人之止一
 本萬殊即中正貫天下之道也

補註 君子大居正見公羊傳隱公
 三年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皆
 得正則得所正也但樂正子不致其學則無以弘
 之顏子好學不倦則能弘而致於大特未至於聖

解集

天下之道萬變不同然其要歸不越中
 正而已故能復其性中正不偏然後有
 以統貫天下之道而無遺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
 也止者所當止之地猶大率之至善即正是也人
 之所得者不正則非道矣尚何弘大之有惟得其
 中正至善者而止之然後居之安資之深和須積
 中精華發外可以充而弘之成以功業而至於大
 此正所謂貫天下之道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學則
 居正也哉仁以德性淳厚言德性淳厚而不學則
 無以考聖賢之成法知之不明未免有過不及之
 差而不在中正又安能輝光外見以成其大乎此樂
 正子所以善信之間也顏子仁守明知明具體聖
 人可謂大矣特味化耳謂之未至聖人之止其猶
 未得所止者乎非未得所止也得所止而未
 於聖人也蓋止一也大人之止勉而行聖人安而
 得顏子蓋特未至於安如聖人耳豈可謂未得哉

生理大全卷五

張子正蒙

日七

學者中道而立

仲尼賢其進

性理大全卷五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義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也
釋空也窮大而失其居務高遠而反失其中道也故與不及同研深究之也幾形外輝光也愚謂仰鑽瞻忽其進之未由也
補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若伯夷未見其止也
註之偏於清柳下惠之偏於和是也此顏子所以必欲用其極也
集中道至善之道天命人心求中道而弘之也
解之正也與孟子不同得其

大中之極

中道則弘者正所以推行其中道也故曰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其所謂弘者荒唐縱恣無所歸著必隨於莊列乘風御氣之術有伺實地而可以崇德乎無以崇德則與世之卑陋自小窮於於欲者同矣克己持守工夫研幾省察工夫知行並進精一不偏固求道之方也極即中道也未得聖道之中而不能居則知猶思行猶勉也
不謂之止如是而死故孔子懣之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集大中至正之極所立卓爾者也博文為是極之理無不會一也此
補文見乎外無過不及大中之間
釋用天下事無不知誠也約禮為是極之體天下
即大中至正也
註極也約存於於中不偏不倚
平正之極也此之謂聖人之止也童氏發微曰此明論語顏淵喟然嘆章言聖人所立卓爾之道及

性理大全卷五

長一五

百八

六中至正之極博文必能致其用約禮必能感而
通未至於中略之在前忽焉在後此物不可為象
集博學於文而不能致用則牙漫荒唐約以自持
解而不能感物則心如稿木死灰皆非聖人之道
也故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
通蓋其文也切於理約也常惺惺法也其所以知
行兩盡本未相
須而不偏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

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

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釋集天下之理善者必可欲

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仁誠萬善志在於
 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實也實有此善於心謂
 之信充滿於中著形於外謂之美塞乎上天天下地
 之間方見其大苟大矣則全其性之本然聖之事

也苟聖矣則與天地流通而無間隔陰陽不可測
 度其神之所為乎陰陽曰不測就聖人之心言之
集性純粹至善自然而然而然者人但壞之於物欲取
解大能成性則復其本然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
 矣故謂
 之性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

嘆也註補高明不可窮仰之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之

也**集**顏子本兩平言聖人之道無窮盡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

未成之地爾釋集外以成身仁義之人註補君子之道所

聖人之地成身成性則至於聖人之地
 矣未至於聖人之地皆行而未成者也
集成身成性即

君子成身成性以為功

知德以大中為極

知德以大中為極

蓋性者人之所以為身之理也本有至善但人壞於物欲故失其性而身即壞矣成身成性有內外無彼此言君子之道以身而言則能踐其形而無所壞以性而言則能復其初而無所失從容中道與理為一是一則君子之所以為功者也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釋集亦其未

大也大之充實光輝而積久則化之即致也

集大而未化則理與我為二也故且未能有其大

知德以太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

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

息可期矣補知至至之本易乾卦集至極也大中中也是

解上文之意知學即是知德以大中為極勉即是固執不息至誠不息也即是大中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釋集自然而正者聖人也

中之大也致曲即矯也此變化與易不同變則於變時雖化則過化存神也知至者知之明且進者行之力體正而弘既得其中正四方八面無不道之充擴行仁而仁溥行義而義宜理無不盡無不盡其弘如何哉前言大中正若為一物後言弘言大明大與中為二事然必得中而後可大也

集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故曰弘為用對

而求正者也必矯以變之然後大而能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中二大中之中也如博文約禮大也

卓爾中者也此又大與中之相判

能化也與上大而未化

能有其大之意相表裏

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先大而後中者何哉蓋其意以中道而立矯而得

中為勉以求中大

人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也所謂化也故心極

其大而後可以勉求而至此章即前章大而

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之意

大亦聖人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不忘於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事也其心弘其力遠然後

能之不勉安一故勉強

也

勉集任者以身任道也故大而道無不勉者為聖

也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

焉者也

馬者也

釋集

大中非

中謂時中

其中者大而

而道而立

則有位以

其大

而後中可求

又言

先大而後中

而道者何哉

蓋其意以中道而立

矯而得中

然後可大

其大

而後中者何哉

蓋其意以中道而立

矯而得中

然後可大

其大

而後中者何哉

蓋其意以中道而立

性聖人與天道無所勉

也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

焉者也

馬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

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此重本之論也

性理大全卷五

仲尼
兩端
之教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絕四子絕四也絕四者之私源然存天理之公矣豈徒靜虛而已哉必有事於進德之功也但在聖人所為不可知也

近思錄心哉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但聖人微妙不可測知取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

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

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

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集釋意私意也物正物也

正也正物有意於正之也由之由仁義行也有意

為之則私無心為之則公物正無意也正物有意

也也有意為善尚不可有意為未善則不可公私之

間不容髮故或圖其名或利其利俱為有意之

氣也為善不可况於惡乎竭兩端之教上下精粗

本末大小無折不盡也意必在於事前固我常在

事後始學十五而至成德七十不踰此皆兩端之

教况於有意無意物正正物之分辨也耶

葉氏曰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

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無皆為禁止之

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

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集釋義當

補此章言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

得為能行能止是智之明也

得為而止智者利仁之事前篇

言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仁者安仁之事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待期也方局定也公則無不周徧私則局於一偏

補葉氏曰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期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自一

病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天理一貫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鑿猶穿鑿必欲入於物也

得所養而進於大

直養一以貫上章所謂必有貫之也補天理一貫上章所謂必有貫之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

而得素也集妄匪偽也不誠之謂無所感而得素也補妄謂起若無知而妄作也素預定也

童氏發微曰易序卦傳云有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集立者守之固和者行之通豫立

必先教先教必精義張子釋凡補有教以先之所謂豫則立如此而又推本之也

於入神豫之至也故立斯立動集九事豫則立故
斯和正釋中庸九事豫則立意解欲民之善者必
有教以先之欲盡其教人之善非知則又不能行
也故又必精義以研之精言其義至於入神則知
之既明行之必至然後教無不盡善立斯立動斯
和矣所謂豫則立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精義也
哉此立以教言也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

矣張子以四事釋論語之意言志道則能據德

故不集德而能揚則日新月盛故曰不止能依仁
失和集仁則與理為一故不惟大者不失雖小如
藝者亦可以游焉而不失其和矣和者從容中道
也蓋人多勉於大而忽於小與理為一則小者大
者皆不忽矣

正經以貫天下之道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

與權釋論語之意不惑則知之明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正經約禮之謂正其經

釋集常之道一歸於禮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

吾不知其智也此言順理徙義為窮理精義之本

也補知而不行則是知之未至也

則其所知終不能真且亦不能久也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性理大全卷五

一天下
一人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釋集 差也其本先乎知主乎仁成乎勇各有差等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即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也

補 釋中庸之意五者謂天下之達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集 本也蓋三者之異也生知安行者德成於天而自無私欲誠而明也故屬於仁學知利行者由知而進明而誠也故屬於知困知勉行者則勇往直前勉力以為之故屬於勇此正所謂本之有差也此說與朱子不同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無不仁天下一人而

已惟責已一身當然爾

集 無欲無惡知責已自修也

補 此釋表之言蓋中心安仁故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其下文云君子議道自已故曰惟責已一人

集 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正是安當然爾

解 仁天下一人言難得也此以上四句見表記下一句是張子解詞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集 篤者已厚而

補 所謂行之篤者非敦篤之謂也如篤者已厚也

註 天道不已而然然後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

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釋集達即共也與

助也達即共悅其循理者不悅其不循理者此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也只一其字生出天下二字乃見其達即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之意從善而改惡也
註善達不善言善物我之私也蓋循理者與人共悅之不循理者與人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存訟務使人改之而後已是以不善達之天下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使之之益勸於為善是以善達之天下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意同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釋集名以善人止言其志於仁而無惡也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釋集致其學致力於學也室道之深奧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釋集徒善者或流於不

是者或失於蕪愛故未必盡仁好仁仁也惡不仁義也必兩盡其道語不及義張子推言之耳
註補葉氏曰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若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徒好仁而不惡不仁

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善
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
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

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釋集 篤信好學

好仁之始也好德如好色則成德矣見過自訟惡不仁之始也
不使加乎其身則無惡矣故孔子嘆其未見其人者思之甚而實難其人也
補註 此雜釋論語之意蓋好仁能也故孔子嘆未見其人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

已

釋集 孫者入而不強敏者進而不已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張子曰孫志於仁義惟其敏是已

搏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可叛而去溫故

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釋集 溫故知新

以下皆搏文約禮之類文者至著之物禮者至簡之理搏約則可不其於道此孔子之意張子以為傳而不約則叛去於禮約而
補註 由傳文之至著入不傳則叛去於文語意小異

解集 至著者文至簡者禮也多識以叛論語作畔

天下國家無皆非之

至而今至又是能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緣舊所見聞而察來又是能經舊業而知新言此皆溫故知新之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補註處世有垂遠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非是責已及躬者當知天下之大國

家之廣無一人皆非之理為學至于但務盡已未嘗咎人此問學之極功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

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

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友也夫子所

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集釋傳言之者但聞所語而傳說之不闕其所未信也

隱而末見之仁

行之者見所為而效行之不闕其所未安也聞斯行之多見而識之雖有篤學終行之分然又愈于不知者亦勝于中人也補註此亦雜釋知其理而妄作者則下矣論語之意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

仁也集釋隱其能與多及私以傳其道皆未施于問不能以多問寡謂顏子私淑艾以補註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謂顏子私淑艾以

寡名雖曰問之然實有以告而告之也私淑艾以教人形雖非親受業然實吾之恩澤所及以故皆為隱而未見之仁蓋非顯

然可見者故曰隱而未見也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

也集釋為山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一簣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

則止釋集為人喪已故失之于慕外之多好高不實故

苦難失于得中少事理不察失之忽易問學

已而不求外務近而不求遠如切如磋以求其密

仰高鑿堅以求其中豈有失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補猷謀也學者終日

日就規矩然後可以入道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

而得也釋集心外無道也不窮乎理心勉求之不

不思而得而知之明乎從容中道聖人也正猶已

之知人待我而后知也豈若人之自立自得其有

限補童氏發微曰中庸曰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

人者為從容中道集知人知其欲也立植其生即

為不思而得矣解遂其欲也以心求道猶與道

則不思而得矣

考求迹合以免罪矣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

無失釋集考道以為無失出表貳考道必稽古昔稱先

失矣考求故迹如前入犯其事以其例斷其罪律

有正條而人徇私挾勢考求形迹之相合以免罪

矣例雖有行律則無載若是者畏罪之人補釋表

耳豈近道乎故曰考道求無失而已矣補記之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淨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道而指空為性豈知性補浮圖釋氏也釋氏不知即君臣父子之實理哉註窮理而妄意空虛為性

是其一偏之說不可推而行也童氏發微集淨圖曰中庵曰密性之謂道佛氏曰作用是性併按釋

典傳曰淨圖圖亦作屠綱志云淨屠立號曰佛陀又釋氏要覽曰梵語佛陀或云淨屠或云部多或

云毋賦或云沒陀皆是五天竺語楚夏並稱之為淨覺今略

種佛也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

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

則德自通寔能通其寔則圓神無滯

註補此釋中庸之意蓋致曲不

貳則德有定體所謂誠則形也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所謂形則著也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所謂

著則明也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所謂明則動也誠能徙義則德自通寔所謂動則變也能通其寔

則圓神無滯所集此全與中庸本旨不同姑就此謂寔則化也辭之不貳誠也隨其資性之偏

而推之以至于誠則其德之所成者各有定體矣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也體象是連而字體

象既以誠而定則文節必自著見于外雖非全體大用然一曲既能致文則私意不行而餘善亦可

兼照所謂明也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則體用全備故之義從而從之矣誠而至于徙義則體用全備故

德自能通變通變者事變多端無不能隨時變遷以通之也通變則圓神無滯故謂之化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

聖人一言 盡天下之道

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 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 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集 有不知者則盡知之感而遂通 竭其兩端受命如響也無不知者則無所知空空 然無思無為也此皆聖人感通之妙而本之以靜 無素隱行怪務高難行也致曲有誠之化如此亦 知頌子問仁之亦分如哀公問政之分聖人一言 盡天下之道泛指而言 **補** 此釋論語之意蓋聖人 空空與論語意不同 **註** 以無知何處所以告人 之際無所不盡如易無思無為而受人之命乃如 響之應也淮南子曰然則不知乃知耶知乃不知 耶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耶即此 **集** 有不知 有不知者因有所不知而牢記其所知者於心是因 其所不知而形其所知者為知也無不知則無知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 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 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 之是誣也

集 言人未始傳接我之教也難而惡者當 後施之易而美者當先教之難易以事 言美惡以質言極大小之事各有至當之理也論 語以為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張子 以為幼習之事長大而後 **補** 此引樂記以釋論語 教之人必倦怠語意不同 **註** 之意繼謂繼聖人之

仲尼問同答異

聖人未嘗有知

事陳氏曰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

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集問同答異如答類淵仲弓 **補**此又釋樂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

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

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集**禮曰善問者如扣鐘 **釋**此之謂乘其間而施之

若孔子于宰子之畫寢孟 **補**樂記曰善待問者如

子于齊宣之雪宮是也 **註**撞鐘扣之以小者則

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

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 **集**聖人不問則寂

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集**然不動未嘗先

故曰未嘗有知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滅 **集**正其志而

不待譬說之明而自曉矣若言扞格而不入安 **補**

能微妙精密而滅人之中乎教人者貴如是也 **註**

釋學記之意註云繼志謂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 **集**問也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微

而善則明矣 **集**善教者能感動人使我之志學者 **集**喻矣滅善也教者之言皆入心之所固有而易以

人焉則不必顯大其言而善自明矣此亦本學記

而不盡用其旨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集 官先事者仕而優則學非惟讀書窮理凡講讀律令修明禮樂治人事神皆所以為學

聽而弗問此七事皆大學為教之大倫大倫猶言大節耳官先事士先志竊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尚也

此亦訓解學記大倫猶言大槩大端事著其所主之事而教也如典禮則教之禮典樂則教之樂是也志則不著一事以教之禮典樂則教之樂是也

教之太端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

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 志者心之所之是下直去底意又

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皆意也

之意非此以論語道之以德釋於義

私欲也先意承志諭父毋於道之意

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而不尚政刑故為運於物外已遇事而運量經營之謂意已著于物故為私

智則未遇事之時大槩立志也故為公言諭人者不待其意已發而後禁之當先其意而躬行以化之使其志于聖賢

無不巽順可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啓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久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立未能

君子三術

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

三術也。集責人當作均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

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集不己樂而眾樂同

通於天下無遠近 達諸天下無物我之私也。古今之間者也。與前達善達不善章意同。

天人以天下為度

子而孚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集民一物皆

而以誠信感化之，眾好所謂善也。而相輔翼上進之，則吾儒者之教行也。

然則孚者物之始化也。言教人者如子而孚化之，手化覆育之也。眾好者翼飛之，翼飛之翼，引誘之也。則吾之道可以行矣。

好善也。戴記曰：領惡而全好，衆好者衆人之化於善者也。翼輔也。助也。翼飛者，顯之揚之，助使為善者得遂其志也。如羽族之得遂其飛也。言君子之於民愛之如子，而盡誠以孚化之矣。且又明揚有道

凡衆人之化於善而好者，又顯之振之，輔翼而使行之，使得如羽族之克遂其飛，則民必勸於為善。

吾道行矣。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之。木，空中祝曰：類我類我，七日化為其子。穀善也。橫深之言，蓋取諸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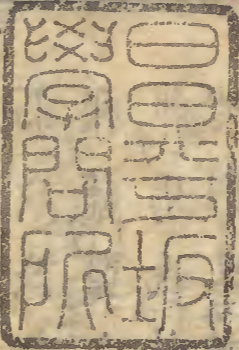
之木，空中祝曰：類我類我，七日化為其子。穀善也。橫深之言，蓋取諸此。

其子穀善也。橫深之言，蓋取諸此。

其子穀善也。橫深之言，蓋取諸此。

性理大全卷五
第八十一節
百三十一

其下... 性理大全卷五... 第八十一節... 百三十一... 性理大全卷五... 第八十一節... 百三十一...



新刻性理大全第五終

